

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89

过去现在因果经 4 卷

[卷第一](#) [卷第二](#) [卷第三](#) [卷第四](#)

No. 189

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佛在舍卫国，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，与诸比丘住于竹林。是诸比丘，于晨朝时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；还归所住，食竟澡漱，各摄衣钵，集在讲堂，悉欲共说过去因缘。尔时世尊，以净天耳超于世间，闻诸比丘语论之声。即从座起，到讲堂上，于众中坐。问诸比丘：「汝等共集，欲说何法？」

时诸比丘，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食竟澡漱已讫，故共集此各欲闻说过去因缘。」

是时世尊语诸比丘：「汝等乐闻过去因缘者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今为汝说。」

比丘白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愿乐欲闻。」

佛言：「比丘！过去无数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一仙人，名曰善慧，净修梵行，求一切种智，为欲成就此大智故，乐处生死，周遍五道；一身死坏，复受一身，生死无量。譬尽天下草木，斩以为筹，数其故身，不能穷尽。夫极天地之始终，谓之一劫，而其经天地成坏者，不可称载也。所以感伤群生耽惑爱欲沈流苦海，起慈悲心，欲拔济之。又作此念：『今诸众生，没于生死，不能自出；皆由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乐着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故，我当决

定断其此病。』虽生诸趣，不忘斯念。于诸众生怨亲平等，以布施摄贫穷，持戒摄毁禁，忍辱摄瞋恚，精进摄懈怠，禅定摄乱意，智慧摄愚痴；如是长夜增益众生，普为一切而作归依。于诸如来，恭敬供养，乐欲听法，亦为他说。常以四事，奉给众僧，于佛法众，尊重守护，如是诸行，不可称数。

「尔时有王，名曰灯照；城名提播婆底；其国人民，寿八万岁，安隐丰乐，极为炽盛，所欲自在，犹如诸天。时彼国王，正法治世，不枉人民，无有杀戮楚挞之苦，视诸人民，有如一子。时灯照王，始生太子，端严无比，威德具足，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初生之日，四方皆明，日月珠火，不复为用。王见太子有如此瑞，即召诸臣，共集议言：『太子初生，有此奇特，当为太子，作何等名？』诸臣答言：『应名太子以为普光。』又召相师而占相之。相师答言：『今观太子，若在家者，为转轮王，统四天下；若出家者，为天人尊，成萨婆若。』王及夫人后宫嫔女，闻相师言，于此太子，深生爱念；亦为天、龙、夜叉、干闥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，人非人等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

「是时太子，在于后宫，为夫人嫔女，说种种法。太子年至二万九千岁，舍转轮王位，启其父母，求欲出家；既不听已，乃至三请，犹尚不许。太子慈悲，志存拯济，忍其小违，以成大顺。即便往诣山林树下，剃除须发，被着法服，勤修苦行，满六千岁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为诸天及八部众，转于法轮；此轮微妙，一切世间，天人魔梵，所不能转。以三乘法教化众生，所可利益，不可称数。尔时父王及其夫人后宫嫔女，闻太子普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心大欢喜，踊跃无量。尔时群臣国内人民，婆罗门等，闻太子道成，心各念言：『太子普光，舍转轮王位，剃除须发，被着法服，出家修道，得成正觉；我等今者，亦当出家。』作此念已，悉皆往诣普光佛所。尔时普光如来，即观其心，随其因缘，而为说法；大臣婆罗门等，有四千人，成阿罗汉；国中人民及余四方诸来会众，有八万人，亦得无着法忍。

「尔时普光如来与八万四千诸阿罗汉，往诣国界，游行教化。父王闻已，心大欢喜，即勅国中，平治道路，香水洒地，悬诸繒彩宝幢幡盖，散众名华，如是庄严，满十二踰阇那。又复击鼓唱令国内诸有华者，不得私卖，悉输与王；并勅人民，不得先我供养于佛；即遣大臣，并作伎乐，烧香散华，而往请彼普光如来。

「尔时善慧仙人，在于山中，得五奇特梦：一者，梦卧大海；二者，梦枕须弥；三者，梦海中一切众生入其身内；四者，梦手执日；五者，梦手执月。得此梦已，即大惊悟，心自念言：『我今此梦，非为小缘，当以问谁？宜入城内，问诸智者。』作是念已，披鹿皮衣，手执水瓶及杖伞盖，行入城邑；路过外道所止住处，有五百人，而为上首。善慧念言：『我今当以所梦问之，并得观其所修之业。』即共诸人，讲论道义，破其异见。时五百人，即便受屈，求为弟子，于善慧所深生恭敬，各以银钱一枚而以上之。复有五百外道，既见善慧辩才聪明，亦生随喜。时诸外道自共议言：『今普光如来出兴于世。』善慧仙人，闻斯语已，举体毛竖，心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便与外道，分别而去。外道问言：『师何所趣？』答言：『我今当往普光佛所，欲施供养。』外道白言：『师若去者，愿乐随从。』善慧答曰：『我今有缘，宜应先行。』尔时善慧，赍五百银钱，随路而去。诸外道众，悲恋懊恼，辞别而归。

「善慧至前，见王家人，平治道路，香水洒地，列幢幡盖，种种庄严。即便问言：『何因缘故，而作是事？』王人答言：『世有佛兴，名曰普光，今灯照王，请来入城，所以忽忽庄严道路。』善慧即复问彼路人：『汝知何处有诸名花？』答言：『道士！灯照大王，击鼓唱令国内，名花皆不得卖，悉以输王。』善慧闻已，心大懊恼，意犹不息，苦访花所。

「俄尔即遇王家青衣，密持七茎青莲花过，畏王制令，藏着瓶中。善慧至诚，感其莲花踊出瓶外，善慧遥见，即追呼曰：『大姊，且止！此花卖不？』青衣闻已，心大惊愕，而自念言：『藏花甚密，此何男子，乃见我花，求索买耶？』顾看其瓶，果见花出，生奇特想，答言：『男子！此青莲花当送宫内，欲以上佛，不可得也。』善慧又言：『请以五百银钱，雇五茎耳。』青衣意疑，复自念言：『此花所直不过数钱，而今男子，乃以银钱五百求买五茎。』即问之言：『欲持此花用作何等？』善慧答言：『今有如来，出兴于世，灯照大王，请来入城，故须此花，欲以供养。大姊当知，诸佛如来，难可值遇，如优昙钵花时乃一现。』青衣又问：『供养如来，为求何等？』善慧答曰：『为欲成就一切种智，度脱无量苦众生故。』尔时青衣，得闻此语，心自念言：『今此男子，颜容端正，披鹿皮衣，纚蔽形体，乃尔至诚，不惜钱宝。』即语之曰：『我今当以此花相与，愿我生生常为君妻。』善慧答言：『我修梵行，求无为道，不得相许生死之缘。』青衣即言：『若当不从我此愿者，花不可得。』善慧又曰：『汝若决定不与我花，当从汝愿。我好布施，不逆人意，若使有来从我乞求头目髓脑，及与妻子，

汝莫生阂，坏吾施心。』青衣答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敬从来命。今我女弱不能得前，请寄二花以献于佛，使我生生不失此愿，好丑不离，必置心中，令佛知之。』

「尔时，灯照王与其诸子，及众官属、婆罗门等，持好香花种种供具，而出奉迎普光如来，举国人民，亦皆随从。是时善慧五百弟子，共相谓言：『今日国王及诸臣民，悉皆往诣普光佛所，大师今者亦当已去，我等宜应往彼礼敬。』作此言已，即共俱行；在道未远，逢见善慧，师徒相遇，喜悦无量，即共同诣普光佛所。见灯照王，已到佛前，最得在初供养礼拜，如是次第，至诸大臣，亦各礼敬，并散名花，花悉堕地。」

「于时善慧，与五百弟子，见诸人众供养毕已，谛观如来相好之容，又欲济拔诸苦众生，亦欲满足一切种智故，即散五茎，皆住空中，化成花台；后散二茎，亦止空中，夹佛两边。尔时国王及其眷属，一切臣民，天、龙、夜叉、干闥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，人非人等，见此奇特，叹未曾有。于是普光如来，以无碍智，赞善慧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善男子！汝以是行，过无量阿僧祇劫，当得成佛，号释迦牟尼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。』当于善慧受记之时，无量天、龙、夜叉、干闥婆、阿修罗、伽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，人非人等，散众妙花，满虚空中，而发誓言：『善慧将来成佛道时，我等皆愿为其眷属。』是时普光如来，即记之曰：『汝等皆当得生其国。』」

「尔时如来，既授记已，犹见善慧，作仙人髻，披鹿皮衣；如来欲令舍此服仪，即便化地，以为淤泥。善慧见佛应从此行而地浊湿，心自念言：『云何乃令千辐轮足蹈此而过？』即脱皮衣，以用布地，不足掩泥，仍又解发，亦以覆之。如来即便践之而度，因记之曰：『汝后得佛当于五浊恶世，度诸天人，不以为难，必如我也。』于时善慧，闻斯记已，欢欣踊跃，喜不自胜；实时便解一切法空，得无生忍，身升虚空，去地七多罗树，以偈赞佛：

「『今见世间导， 令我开慧眼；
 为说清净法， 去离一切着。
 今遇天人尊， 令我得无生；
 愿将来获果， 亦如两足尊。』」

「是时善慧，说此赞已，从空中下，到于佛前，五体投地，而白佛言：『唯愿世尊，哀愍我故，听我出家。』尔时普光如来答言：『善哉！善来比丘。』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，即成沙门。」

「尔时有二贫穷老人，各与亲属一百人俱，覩佛相好，威德严显，自伤贫乏无以供养。是时如来，愍其心至，即化前地，生诸草秽，令二贫人，见地不净，发欢喜心，而便洒扫。普光如来，而记之曰：『汝过无量阿僧祇劫，释迦牟尼佛出兴于世，汝等尔时当作第一声闻弟子。』尔时普光如来，记贫人已，与八万四千比丘及灯照王，并婆罗门，诸臣民等，前后围绕，入提播婆底城。」

「时灯照王与其眷属，以四事供养普光如来并及八万四千比丘，经四万岁，王即舍位，以付其子；与其眷属，及夫人眷属，各八万四千人，同于佛法，出家修道，得陀罗尼诸法三昧。善慧比丘，亦随普光如来，受王供养，满四万岁，于诸法中，得深三昧，教化众生不可称数。尔时善慧比丘白普光如来言：『世尊！我于昔日，在深山中，得五奇特梦：一者、梦卧大海；二者、梦枕须弥；三者、梦海中一切众生，入我身内；四者、梦手执日；五者、梦手执月。唯愿世尊，为我解说此梦之相。』尔时普光如来答言：『善哉！汝若欲知此梦义者，当为汝说。梦卧大海者，汝身实时在于生死大海之中；梦枕须弥者，出于生死得般涅槃相；梦大海中一切众生入身内者，当于生死大海，为诸众生作归依处；梦手执日者，智慧光明，普照法界；梦手执月者，以方便智，入于生死，以清凉法，化导众生，令离恼热。此梦因缘，是汝将来成佛之相。』善慧闻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礼佛而退。」

「尔时普光如来，复经少时，入般涅槃。善慧比丘，护持正法，满二万岁，以三乘法，教化众生，所利益者，不可称计。尔时善慧比丘，于彼命终，即便上生，为四天王，以三乘法，化诸天众；尽彼天寿，下生人间，为转轮圣王，王四天下，七宝具足：一、金轮宝，二、白象宝，三、紺马宝，四、神珠宝，五、玉女宝，六、主藏臣宝，七、主兵臣宝；千子具足，皆悉勇健，能伏怨敌；以正法治，无诸烦恼；常以十善，化诸人民。于此寿终，生忉利天，为彼天主；寿终下生，为转轮圣王；终其寿命，乃至生于第七梵天；上为天王，下为圣主，各三十六反；其间或为仙人，或为外道六师，或为婆罗门，或为小王；如是变现，不可称数。」

「尔时善慧菩萨，功行满足，位登十地，在一生补处，近一切种智，生兜率天，名圣善白；为诸天主，说于一生补处之行；亦于十方国土，现种种身，为诸众生，随应说法；期运将至，当下作佛，即观五事：一者、观诸众生熟与未熟；二者、观时至与未至；三者、观诸国土何国处中；四者、观诸种族何族贵盛；五者、观过去因缘，谁最真正应为父母。观五事已，即自思惟：『今诸众生，皆是我初发心以来所成熟者，堪能受于清净妙法，于此三千大千世界，此阎浮提迦毘罗旃兜国最为处中，诸族种姓释迦第一甘蔗苗裔圣王之后：观白净王过去因缘，夫妻真正堪为父母；又观摩耶夫人，寿命修短，怀抱太子，满足十月，太子便生，生七日已，其母命终。』

「既作此观，又自思惟：『我今若便即下生者，不能广利诸天人众，仍于天宫，现五种相，令诸天子，皆悉觉知菩萨期运应下作佛：一者、菩萨眼现瞬动；二者、头上花萎；三者、衣受尘垢；四者、腋下汗出；五者、不乐本座。』时诸天众，忽见菩萨有此异相，心大惊怖，身诸毛孔，血流如雨，自相谓言：『菩萨不久舍于我等。』

「尔时菩萨，又现五瑞：一者，放大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；二者、大地十八相动，须弥海水，诸天宫殿，皆悉震摇；三者、诸魔宫宅隐蔽不现；四者、日月星辰无复光明；五者、天龙八部身皆震动，不能自禁。是时兜率诸天，见菩萨身，已有五相，又复覩外五希有事，皆悉聚集，到菩萨所，头面礼足白言：『尊者！我等今日见此诸相，举身震动，不能自安，唯愿为我释此因缘。』菩萨即便答诸天言：『善男子！当知诸行皆悉无常，我今不久，舍此天宫，生阎浮提。』

「于时诸天，闻此语已，悲号涕泣，心大忧恼，举身血现，如波罗奢花；或有不复乐于本座；或有弃其庄严之具；或有宛转迷闷于地；或有深叹无常苦者。尔时有一天子即说偈言：

「『菩萨在于此， 开我等法眼；
 今者远我去， 如盲离导师。
 又如欲渡水， 忽然失桥船；
 亦似婴孩儿， 丧亡其慈母。
 我等亦如是， 失所归依处，
 方漂生死流， 了无有出缘。
 我等于长夜， 为痴箭所射，

既失大医王， 谁当救我者？
滞卧无明床， 长没爱欲海，
永绝尊者训， 未见超出期。』

「尔时菩萨，见诸天子悲泣懊恼，又复闻说恋慕之偈，即以慈音而告之曰：『善男子！凡人受生无不死者；恩爱合会，必有别离；上至阿迦膩咤天，下至阿鼻地狱，其中一切诸众生等，无有不为无常大火之所煎炙。是故汝等不应于我独生恋慕；我今与汝皆悉未离生死炽火，乃至一切贫富贵贱，皆不免脱。』于是菩萨即说偈言：

「『诸行无常， 是生灭法；
生灭灭已， 寂灭为乐。』

「尔时菩萨语天子言：『此偈乃是过去诸佛之所共说，诸行性相法皆如是；汝等今者勿生忧恼，我于生死无量劫来，今者唯有此一生在，不久当得离于诸行。汝等当知，今是度脱众生之时，我应下生阎浮提中，迦毘罗旃兜国，甘蔗苗裔，释姓种族，白净王家。我生于彼，远离父母，弃舍妻子及转轮王位，出家学道，勤修苦行，降伏魔怨，成一切种智，转于法轮。一切世间天人魔梵，所不能转，亦依过去诸佛所行法式，广利一切诸天入众，建大法幢，倾倒魔幢，竭烦恼海，净八正路，以诸法印，印众生心；设大法会，请诸天人。汝等尔时亦当皆同在于此会，飡受法食；以是因缘，不应忧恼。』尔时菩萨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我于此不久， 当下阎浮提，
迦毘罗旃兜， 白净王宫生；
辞父母亲属， 舍转轮王位；
出家行学道， 成一切种智。
建立正法幢， 能竭烦恼海，
闭塞恶趣门， 净开八正道。
广利诸天人， 其数不可计；
以是因缘故， 不应生忧恼。』

「尔时菩萨举身毛孔皆放光明；诸天子等闻菩萨言，又复见身出大光明，欢喜踊跃，离诸忧苦。各心念言：『菩萨不久当成正觉。』

「尔时菩萨观降胎时至，即乘六牙白象，发兜率宫；无量诸天，作诸伎乐，烧众名香，散天妙花；随从菩萨，满虚空中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；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时，降圣母胎。于时摩耶夫人，于眠寤之际，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虚而来，从右肋入，影现于外如处琉璃；夫人体安快乐，如服甘露，顾见自身，如日月照，心大欢喜，踊跃无量。见此相已，豁然而觉，生希有心，即便往至白净王所，而白王言：『我于向者眠寤之际，其状如梦，见诸瑞相，极为奇特。』王即答言：『我向亦见有大光明，又复觉汝颜貌异常，汝可为说所见瑞相。』夫人即便具说上事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见有乘白象，皎净如日月；
释梵诸天众，皆悉执宝幢，
烧香散天花，并作众伎乐；
充满虚空中，围绕而来下。
来入我右肋，犹如处琉璃；
今以现大王，此为何瑞相？』」

「尔时白净王，见摩耶夫人诸瑞相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；即便遣请善相婆罗门，以妙香花种种饮食而供养之。供养毕已，示夫人右肋并说瑞相，白婆罗门言：『愿为占之，有何等异？』时婆罗门，即占之曰：『大王！夫人所怀太子，诸善妙相，不可具说，今当为王略言之耳。大王当知，今此夫人胎中之子，必能光显释迦种族，降胎之时，放大光明，诸天释梵，执侍围绕，此想必是正觉之瑞，若不出家，为转轮圣王，王四天下，七宝自至，千子具足。』时王闻此婆罗门言，深自庆幸，踊跃无量；即以金银杂宝象马车乘，及以村邑，而用供给此婆罗门。时摩耶夫人，以其姪女，并及珍宝，亦以奉施。

「自从菩萨处胎以来，摩耶夫人，日更修行六波罗蜜；天献饮食，自然而至，不复乐于人间之味；三千大千世界，常皆大明，其界中间幽冥之处，日月威光所不能照，亦皆朗然。其中众生各得相见，共相谓言：『此中云何忽生众生？』菩萨降胎之时，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动，清凉香风起于四方，诸抱疾者皆悉除愈，贪欲瞋痴亦皆休息。

「尔时兜率天宫，有一天子，作是念言：『菩萨已生白净王宫，我亦当复下生人间，菩萨成佛，我得在先为其眷属，供养听法。』作此念已，即便下生王舍城中，明月种姓，旃陀罗及多王家。复有天子，生舍卫国王家；复有天

子，生偷罗厥叉国王家；复有天子，生犍子国王家；复有天子，生跋罗国王家；复有天子，生卢罗国王家；复有天子，生德叉尸罗国王家；复有天子，生拘罗婆国王家；复有天子，生婆罗门家；复有天子，生长者居士毘舍首陀罗家；复有五百天子，生释种姓家；有如是等诸天子众，其数凡有九十九亿，下生人间。又从他化自在天，乃至四天王所下生者，不可称计。复有色界天王与其眷属亦皆下生，而作仙人。

「菩萨在胎，行、住、坐、卧，无所妨碍，又不令母有诸苦患。菩萨晨朝于母胎中，为色界诸天，说种种法。至日中时，为欲界诸天，亦说诸法。于日晡时，又复为诸鬼神说法。于夜三时，亦复如是，成熟利益无量众生。菩萨在胎，夫人媠女有来礼拜而供养者；或复有来作是愿言：『当令得成转轮圣王。』菩萨闻已，心不喜乐。或复有来作是愿言：『当令得成一切种智。』菩萨闻已，心大欢喜。

「菩萨处胎，垂满十月，身诸支节及以相好，皆悉具足，亦使其母诸根寂定，乐处园林，不喜愤闹。时白净王，心自思惟：『夫人怀妊，日月将满，而不见其有生产相。』作此念时，会遇夫人遣信白王：『我今欲出园林游观。』时王闻此益怀欢喜；即勅于外，令净扫洒蓝毘尼园，更使栽植诸妙花果；流泉浴池，悉令清洁；栏楯阶陛，皆以七宝而为庄严。翡翠鸳鸯，鸾凤凰鹭，异类众鸟，鸣集其中；悬缯幡盖，散花烧香，作诸伎乐，犹如帝释欢喜之园。又勅中间所经行处，皆令严净种种庄严。又勅严办十万七宝车辇，一一车辇，雕玩殊绝；又复勅外，严办四军，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；又复选取后宫媠女，容颜端正，不老不少，气性调和，聪慧明了，其数凡有八万四千，以用给侍摩耶夫人。又复择取八万四千端正童女，着妙璎珞严身之具，赍持香花，先往住彼蓝毘尼园。王又勅诸群臣百官，夫人去者，皆悉侍从。于是夫人，即升宝舆，与诸官属并及媠女，前后导从，往蓝毘尼园。尔时复有天龙八部，亦皆随从，充满虚空。

「尔时夫人，既入园已，诸根寂静；十月满足，于二月八日日初出时，夫人见彼园中，有一大树，名曰无忧，花色香鲜，枝叶分布，极为茂盛；即举右手，欲牵摘之；菩萨渐渐从右胁出。于时树下，亦生七宝七茎莲花，大如车轮；菩萨即便堕莲花上，无扶侍者，自行七步，举其右手而师子吼：『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，无量生死于今尽矣，此生利益一切人天。』说是言已，时四天王，即以天缯接太子身，置宝机上；释提桓因手执宝盖，大梵天王又持白拂，侍立左右；难陀龙王、优波难陀龙王，于虚空中，吐清净水，

一温一凉，灌太子身——身黄金色有三十二相，放大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——天龙八部亦于空中作天伎乐，歌呗赞颂，烧众名香，散诸妙花，又雨天衣及以璎珞，缤纷乱坠不可称数。

「尔时摩耶夫人生太子已，身安快乐，无有苦患，欢喜踊跃，止于树下，前后自然忽生四井，其水香洁具八功德。尔时摩耶夫人与其眷属，随所欲须，自恣洗漱。复有诸夜叉王，皆悉围绕，守护太子及摩耶夫人。当尔之时，阎浮提人，乃至阿迦膩咤天，虽离喜乐，皆亦于此欢喜赞叹：『一切种智，今出于世，无量众生，皆得利益；唯愿速成正觉之道，转于法轮，广度众生。』唯有魔王，独怀愁恼，不安本座。

「当尔之时，所感瑞应，三十有四：一者、十方世界，皆悉大明；二者、三千大千世界，十八相动丘墟平坦；三者、一切枯木悉更敷荣，国界自然生奇特树；四者、园苑生异甘果；五者、陆地生宝莲花大如车轮；六者、地中伏藏悉自发出；七者、诸藏珍宝放大光明；八者、诸天妙服自然来降；九者、众川万流恬静澄清；十者、风止云除空中明净；十一者、香风芬芳从四方来，细雨润泽以敛飞尘；十二者、国内疾病皆悉除愈；十三者、国内宫舍无不明曜，灯烛之光不复为用；十四者、日月星辰停住不行；十五者、毘舍佉星下现人间，待太子生；十六者、诸梵天王执素宝盖，列覆宫上；十七者、八方诸仙人师奉宝来献；十八者、天百味食自然在前；十九者、无数宝瓶盛诸甘露；二十者、诸天妙车载宝而至；二十一者、无数白象子首戴莲花，列住殿前；二十二者、天紺马宝自然而来；二十三者、五百白师子王从雪山出，息其恶情，心怀欢喜，罗住城门；二十四者、诸天伎女于虚空中作妙音乐；二十五者、诸天玉女执孔雀拂，现宫墙上；二十六者、诸天玉女各持金瓶盛满香汁，列住空中；二十七者、诸天歌颂赞太子德；二十八者、地狱休息毒痛不行；二十九者、毒虫隐伏，恶鸟善心；三十者、诸恶律仪一时慈悲；三十一者、国内孕妇产者悉男，其有百病自然除愈；三十二者、一切树神化作人形，悉来礼侍；三十三者、诸余国王各赍名宝同来臣伏；三十四者、一切人天无非时语。

「尔时诸嫫女众见此瑞相，极大欢喜，自相谓言：『太子今生，有如此等嘉祥之事，唯愿长寿，无诸疾苦，勿令我等生大忧恼。』作此言已，以天细[迭*毛]裹抱太子，至夫人所。时四天王在虚空中，恭敬随从；释提桓因执盖来覆；有二十八大神王，在园四角，守卫奉护。尔时有一青衣，聪慧明了，从蓝毘尼园，还入宫中，到白净王所而白王言：『大王威德，转更增进；摩

耶夫人已生太子，颜貌端正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；堕莲花上，自行七步，举其右手而师子吼：「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，无量生死于今尽矣，此生利益一切人天。」有如是等诸奇特事，非可具说。」时白净王闻彼青衣说此语已，欢喜踊跃不能自胜，即脱身璎珞而以赐之。

「尔时白净王即严四兵眷属围绕，并与一亿释迦种姓，前后导从，入蓝毘尼园，见彼园中天龙八部皆悉充满；到夫人所，见太子身，相好殊异，欢喜踊跃，犹如江海诸大波浪；虑其短寿又怀悚惕，譬如须弥山王，难可动摇；大地动时，此山乃动。彼白净王素性恬静，常无欢戚，今见太子，一喜一惧，亦复如是。摩耶夫人，为性调和。既生太子，见诸奇瑞，倍增柔软。尔时白净王，叉手合掌，礼诸天神；前抱太子，置于七宝象舆之上，与诸群臣后宫嫔女虚空诸天，作诸伎乐，随从入城。时白净王及诸释子，未识三宝，即将太子，往诣天寺；太子既入，梵天形像，皆从座起，礼太子足而语王言：

『大王！当知，今此太子天人中尊；虚空天神，皆悉礼敬；大王！岂不见如此耶？云何而今来此礼我？』时白净王及诸释子，群臣内外，闻见是已，叹未曾有。即将太子出于天寺，还入后宫。

「当尔之时，诸释种姓，亦同一日，生五百男；时王廐中，象生白子；马生白驹；牛羊亦生五色羔犊；如是等类，数各五百。王家青衣，亦生五百苍头。尔时宫中，五百伏藏，自然发出；一一伏藏，有七宝藏，而围绕之。又有诸大国商人，从海采宝，还迦毘罗旃兜国；彼诸商人，各赍奇宝，而来献王。时白净王，问诸商人：『汝等入海，采诸珍宝，悉皆吉利，无苦恼不？及诸伴侣，无遗落耶？』彼诸商人，答言：『大王！所经道路，极自安隐。』王闻此言，甚大欢喜，即遣请诸婆罗门等。婆罗门众皆悉集已，设诸供养，或与象马及以七宝，田宅僮仆。供养毕已，抱太子出，即便白诸婆罗门言：『当为太子作何等名？』诸婆罗门，即共论议，而答王言：『太子生时，一切宝藏皆悉发出，所有诸瑞莫非吉祥，以此义故，当名太子为萨婆悉达。』说此语时，虚空天神，即击天鼓，烧香散花，唱言：『善哉！』诸天人民，即便称曰：『萨婆悉达。』

「尔时八王，亦于是日，与白净王，同生太子。彼诸国王，各怀欢喜：『我今生子，有诸奇异。』而不知是萨婆悉达之瑞相也。皆集婆罗门，各为太子，制好名字，王舍城太子名曰频毘娑罗；舍卫国太子名婆斯匿；偷罗拘咤国太子名拘臈婆；犍子国太子名优陀延；跋罗国太子名鬘陀罗延；卢罗国太子名曰疾光；德叉尸罗国太子名弗迦罗娑罗；拘罗婆国太子名拘罗婆。

「尔时白净王普勅群臣，令访聪明多闻，智慧善知占相，为诸世人所知识者。群臣闻已，四方推觅。时王即便于后园中，起一大殿，窗牖栏楯，七宝庄饰。尔时群臣，得五百婆罗门聪明知相见诸奇瑞，欲来诣王，会王遣信疾速而至。诸臣白王：『知相婆罗门，今者已到。』王闻欢喜，即勅令前请入殿坐，设诸供养。彼婆罗门即白王言：『我闻大王，新生太子，有诸相好奇特之瑞，愿令我等悉得见之。』时王即勅抱太子出。诸婆罗门既见太子相好威严，叹未曾有。王即问言：『今占太子，其相云何？』婆罗门言：『一切众生皆欲子好；大王！今者所生太子，是大珍异，勿生忧怖。』即又白言：『所生太子，大王！虽言是王之子，乃是世间人天之眼。』王复问言：『云何得知？』婆罗门言：『我观太子，身色光焰，犹如真金，有诸相好，极为明净，若当出家，成一切种智；若在家者，为转轮圣王，领四天下，譬如江河，海为第一；众山之中，须弥最胜；凡诸光晖，日为无上；一切清凉，唯有明月；天人世间太子为尊。』王闻此语，心大欢喜，离诸怵惕。彼婆罗门又白王言：『有一梵仙名阿私陀，具足五通，在于香山，彼能为王断诸疑惑。』诸婆罗门说此语已，辞别而去。

「尔时白净王心自思惟：『阿私陀仙人，居在香山，途径险绝，非人所到，当以何方请来至此。』王可作此心念之时，阿私陀仙人遥知王意；又复先见诸奇瑞相，深解菩萨为破生死故现受生；以神通力，腾虚而来，到王宫门。时守门者入白王言：『阿私陀仙人，乘虚空来，今在门外。』王闻欢喜，即勅令前，王至门上自奉迎之；既见仙人，恭敬礼拜，而即问言：『尊者既来，住门不进，为守门者不听前耶？』仙人答言：『无见止者，既来相诣，宜须先白。』王便随从，入于后宫，敬请令坐，而问讯言：『尊者！四大常安和不？』仙人答言：『蒙大王恩，幸得安乐。』时白净王白仙人言：『尊者！今日能来下降，我等种族，方大炽盛，从今已去，日就吉祥，为是经过故来此耶？』仙人答言：『我在香山，见大光明诸奇特相，又知大王心之所念，以是因缘故来到此；我以神力，乘虚而来，闻上诸天说：「王太子必当得成一切种智，度脱天人；又王太子，从右肋生，堕于七宝莲花之上而行七步，举其右手而师子吼：『我于天人之中，最尊最胜；无量生死于今尽矣，此生利益一切天人。』」又复诸天围绕恭敬，闻有如此大奇特事；快哉大王！宜应欣庆。太子今者可得见不？』即将仙人至太子所，王及夫人抱太子出，欲礼仙人；时彼仙人，即止王曰：『此是天人三界中尊，云何而令礼于我耶？』时彼仙人，即起合掌，礼太子足。

「王及夫人白仙人言：『唯愿尊者为相太子。』仙人言：『善。』即便占相，具见相已；忽然悲泣，不能自胜；王及夫人见彼仙人悲泣流泪，举身战怖，生大忧恼，如大波浪动于小船，问仙人言：『我子初生，具诸瑞相，有何不祥而悲泣耶？』尔时仙人歔欷答言：『大王！太子相好具足，无有不祥。』王又问言：『愿更为我占视太子，有长寿相不？得转轮王位王四天下不？我年既暮，欲以国土皆悉付之，当隐山林出家学道，所可志愿，唯在于此。尊者为观，必定果耶？』

「尔时仙人又答王言：『大王！太子具三十二相，一者、足下安平平如奁底；二者、足下千辐网轮相具足；三者、手足相指长胜于余人；四者、手足柔软胜余身分；五者、足跟广具足满好；六者、足指合缦网胜于余人；七者、足趺高平好与跟相称；八者、伊泥延鹿腩纤好如伊泥延鹿王；九者、平住两手摩膝；十者、阴藏相如马王象王；十一者、身纵广等如尼拘类树；十二者、一一孔一毛生青色柔软右旋；十三者、毛上向靡，青色柔软右旋；十四者、金色相其色微妙胜阎浮檀金；十五者、身光面一丈；十六者、皮薄细滑不受尘垢不停蚊蚋；十七者、七处满，两足下两手中两肩上项中皆满，字相分明；十八者、两腋下满如摩尼珠；十九者、身如师子；二十者、身广端直；二十一者、肩圆好；二十二者、口四十齿；二十三者、齿白齐密而根深；二十四者、四牙最白而大；二十五者、方颊车如师子；二十六者、味中得上味，咽中二处津液流出；二十七者、舌大软薄能覆面至耳发际；二十八者、梵音深远如迦陵频伽声；二十九者、眼色如金精；三十者、眼睫如牛王；三十一者、眉间白毫相软白如兜罗绵；三十二者、顶髻肉成。具有如此相好之身，若在家者，年二十九，为转轮圣王；若出家者，成一切种智，广济天人。然王太子，必当学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久当转清净法轮，利益天人开世间眼。我今年寿，已百二十，不久命终，生无想天，不覩佛兴，不闻经法，故自悲耳。』

「又问仙人：『尊者向占言，有二种：一当作王；二成正觉；而今云何言决定成一切种智。』时仙人言：『我相之法，若有众生，具三十二相，或生非处，又不明显，此人必为转轮圣王；若三十二相，皆得其处，又复明显，此人必成一切种智。我观大王太子诸相，皆得其所，又极明显，是以决定知成正觉。』仙人为王说此语已，辞别而退。

「尔时白净王既闻仙人决定之说，心怀愁恼，虑恐出家；即择五百青衣贤明多智为作奶母，养视太子，其中或有乳者，或有抱者，或有浴者，或有浣濯

者；如是等比，供给太子，皆悉具足。又复别为起三时殿，温凉寒暑，各自异处；其殿皆以七宝庄严，衣裳服饰，皆悉随时；王恐太子弃家学道，使其城门开闭之声闻四十里；又复择取五百妓女，形容端正，不肥不瘦，不长不短，不白不黑，才能巧妙，各兼数技，皆以名宝，璎珞其身，百人一番，迭代宿卫；于其殿前，列树甘果，枝叶蔚映，花实繁茂；又有浴池，清净澄洁，池边香草，杂色莲花，猗靡芬敷，不可称计；异类之鸟，数百千种，光丽心目，趣悦太子。

「太子既生，始满七日，其母命终，以怀太子功德大故，上生忉利，封受自然。太子自知，福德威重，无有女人堪受礼者，故因将终，托之而生。尔时太子姨母摩诃波阁波提，乳养太子，如母无异。时白净王，勅作七宝天冠及以璎珞，而与太子。太子年渐长大，为办象、马、牛、羊之车，凡是童子所玩好具，无不给与。尔时举国人民，皆行仁惠，五谷丰熟，风雨以时，又无盗贼，快乐安隐，皆是太子福德力故。时王又以青衣所生是车匿等五百苍头，给侍太子。至年七岁，父王心念：『太子已大，宜令学书。』访觅国中聪明婆罗门善诸书艺，请使令来以教太子。尔时有一婆罗门，名跋陀罗尼，与五百婆罗门，以为眷属，来受王请。即白婆罗门言：『欲屈尊者为太子师，此可尔不？』婆罗门言：『当随所知，以授太子。』时白净王，更为太子起大学堂，七宝庄严，床[木*翁]学具，极令精丽；卜择吉日，即以太子与婆罗门，而令教之。尔时婆罗门，以四十九书字之本，教令读之。于时太子见此事已，问其师言：『此何等书？阎浮提中，一切诸书，凡有几种？』师即默然不知所答。又复问言：『此阿一字，有何等义？』师又默然亦不能答；内怀惭愧，即从座起，礼太子足而赞叹言：『太子初生行七步时，自言天人之中最尊最胜，此言不虚，唯愿为说阎浮提书凡有几种。』太子答言：『阎浮提中，或有梵书，或佉楼书，或莲花书，有如是等六十四种；此阿字者，是梵音声，又此字义，是不可坏，亦是无上正真道义，凡如此义，无量无边。』尔时婆罗门，深生惭愧。还至王所，而白王言：『大王！太子是天人中第一之师，云何而欲令我教耶？』尔时父王闻婆罗门言，倍生欢喜，叹未曾有，即厚供养彼婆罗门，随意所之。凡诸技艺典籍议论，天文地理，算数射御，太子皆悉自然知之。

◎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

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二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

◎

「尔时太子至年十岁，诸释种中，五百童子，皆亦同年。太子从弟提婆达多，次名难陀，次名孙陀罗难陀等；或有三十相、三十一相者，或复虽有三十二相，相不分明；各闲伎艺，有大筋力。时提婆达多等五百童子，既闻太子诸艺皆通，名彻十方，共相谓言：『太子虽复聪明智慧，善解书论，至于力膂，讵胜我等！』欲与太子较其勇健。尔时父王，又访国中善知射者，而召之来，令教太子，即往后园，欲射铁鼓；提婆达多等五百童子，亦悉随从。时师即便授一小弓而与太子，太子含笑而问之言：『以此与我，欲作何等？』射师答言：『欲令太子射此铁鼓。』太子又言：『此弓力弱，更求如是七弓将来。』师即授与，太子便执七弓，以射一箭，过七铁鼓。时彼射师，往白王言：『大王！太子自知射艺，以一箭力，射过七鼓，阎浮提中无能等者。云何令我为作师耶？』

「尔时白净王闻此语已，心大欢喜，而自念言：『我子聪明，书论算数四远悉知；而其射艺四方人民，未有知者。』即勅太子及提婆达多等五百童子，又复击鼓唱令国界：『太子萨婆悉达，却后七日当出后园，欲试武艺；诸人民中有勇力者，可悉来此。』到第七日，提婆达多与六万眷属，最先出城。于时有一大象，当城门住，此诸军众，皆不敢前，提婆达多问诸人言：『何故住此而不前耶？』诸人答言：『有一大象，当门而立，举众畏之，故不敢前。』提婆达多闻此言已，独前象所，以手搏头，即便躡地；于是军众次第得过。尔时难陀又与眷属亦欲出城，其诸军众徐步渐前，难陀即问：『何故行迟？』诸人答言：『提婆达多手搏一象，躡在城门，妨行者路，以是故迟。』难陀即便前至象所，以足指挑象，掷着路傍；无数人众，聚共看之。尔时太子与十万眷属，前后围绕，始出城门，见于路傍人众聚看即便问曰：『此诸人辈，为何所看？』从人答言：『提婆达多手搏一象，躡在城门，妨人行路；难陀次出，以足指挑掷着于此，是故行人悉聚看之。』于是太子即自念言：『今者正是现力之时。』太子便即以手执象，掷着城外，还以手接，不令伤损；象又还稣，无所苦痛。时诸人民，叹未曾有。王闻此已，深生奇特。

「如是太子及提婆达多并与难陀，四远人民，皆悉来集，在彼园中。尔时彼园，种种庄严，施列金鼓、银鼓、鍮石之鼓、铜铁等鼓，各有七枚。尔时提婆达多，最先射之，彻三金鼓；次及难陀，亦彻三鼓；诸来人众，悉皆雅叹。尔时群臣，白太子言：『提婆达多及与难陀，皆已射讫，今者次第正在太子，唯愿太子射此诸鼓。』如是三请，太子曰：『善！』而语之言：『若欲使我射诸鼓者，此弓力弱，更觅强者。』诸臣答言：『太子祖王有一良弓，今在王库。』太子语言：『便可取来。』弓既至已，太子即牵以放一箭，彻过诸鼓，然后入池，泉水流出，又亦穿过大铁围山。

「尔时提婆达多又与难陀，共相扑戏，二人力等，亦无胜者。太子又前，手执二弟，蹯之于地，以慈力故不令伤痛。尔时四远诸人民众，既见太子有如此力，高声唱言：『白净王太子，非但智慧胜一切人，其力勇健亦无等者。』莫不叹伏，益生恭敬。

「尔时白净王，即会诸臣而共议言：『太子今者年已长大，智慧勇健，皆悉具足，今宜应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顶。』又复勅下余小国王：『却后二月八日，灌太子顶，皆可来集。』至二月八日，诸余国王并及仙人婆罗门等，皆悉云集。悬缯幡盖，烧香散花，鸣钟击鼓，作诸伎乐；以七宝器，盛四海水，诸仙人众，各各顶戴授婆罗门；如是乃至遍及诸臣，悉已顶戴，传授与王。时王即以灌太子顶，以七宝印而用付之，又击大鼓，高声唱言：『今立萨婆悉达以为太子。』尔时虚空天、龙、夜叉、人非人等，作天伎乐，异口同音赞言：『善哉！』当于迦毘罗旃兜国立太子时，余八国王，亦于是日同立太子。

「尔时太子，启王出游，王即听许。时王即与太子并诸群臣，前后导从，按行国界，次复前行；到王田所，即便止息，阎浮树下，看诸耕人。尔时净居天，化作壤虫，鸟随啄之。太子见已，起慈悲心，众生可愍，互相吞食；即便思惟：『离欲界爱，如是乃至得四禅地。』日光听赫，树为曲枝，随荫太子。尔时白净王，四面推求，问觅太子；从人答曰：『太子今在阎浮树下。』时王即便与诸群臣，往彼树所，未至之间，遥见太子端坐思惟，又见彼树曲荫其躯，深生奇特。时王即前执太子手问言：『汝今何故在于此坐？』太子答言：『观诸众生，更相吞食，甚可伤愍。』王闻此语，心生忧恼，虑其出家，宜急婚娉以悦其意，即便呼之：『俱共还国。』太子答言：『愿停于此。』王闻其语，心即念言：『彼阿私陀往日所说，太子今者将如

其言。』王即流泪重唤：『还国。』太子既见父王如此，即便随从，归于所止。王恐愁忧，不乐在家，更增妓女，而娱乐之。

「尔时太子，至年十七，王集诸臣，而共议言：『太子今者年已长大，宜应为其访索婚所。』诸臣答言：『有一释种婆罗门，名摩诃那摩，其人有女，名耶输陀罗，颜容端正，聪明智慧，贤才过人，礼仪备举，有如是德，堪太子妃。』王即答言：『若如卿语，便为纳之。』王还宫内，即勅宫中聪明有智旧宿女人：『汝可往至摩诃那摩长者之家，瞻看其女，容仪礼行，为何如耶？可停于彼至满七日。』受王勅已，即便往彼长者之家，于七日中，具观此女。还答王言：『我观此女，容貌端正，威仪进止，无与等者。』王闻其言，极大欢喜，即便遣人语摩诃那摩言：『太子年长，欲为纳妃。』诸臣并言：『汝女淑令，宜堪此举，今欲相屈。』时摩诃那摩，答王使言：『谨奉勅旨。』王即令诸臣择采吉日，遣车万乘，而往迎之。既至宫已，具足太子婚姻之礼，又复更增诸妓女众，昼夜娱乐。尔时太子，恒与其妃，行、住、坐、卧，未曾不俱；初自无有世俗之意，于静夜中，但修禅观。时王日日问诸嫔女：『太子与妃，相接近不？』嫔女答言：『不见太子有夫妇道。』王闻此语，愁忧不乐，更增妓女，而娱乐之；如是经时，犹不接近，时王深疑恐不能男。

「尔时太子，闻诸妓女歌咏，园林花果茂盛，流泉清凉，太子忽便欲出游观；即遣妓女，往白王言：『在宫日久，乐欲暂出园林游戏。』王闻此语，心生欢喜，而自念言：『太子当是不乐在宫行夫妇礼，所以求出园林去耳。』即便听之，勅诸群臣：『整治园观，所经道路，皆令清净。』太子即便往至王所头面礼足，辞出而去。时王即便勅一旧臣聪明智慧善言辩者，令从太子。尔时太子，与诸官属，前后导从，出城东门，国中人民，闻太子出，男女盈路，观者如云。时净居天，化作老人，头白背伛，拄杖羸步。太子即便问从者言：『此为何人？』从者答曰：『此老人也。』太子又问：『何谓为老。』答曰：『此人昔日曾经婴儿童子少年，迁谢不住，遂至根熟，形变色衰，饮食不消，气力虚微，坐起苦极，余命无几，故谓为老。』太子又问：『唯此人老？一切皆然？』从者答言：『一切皆悉应当如此。』尔时太子，闻是语已，生大苦恼，而自念言：『日月流迈，时变岁移，老至如电，身安足恃！我虽富贵，岂独免耶？云何世人，而不怖畏？』太子从本以来，不乐处世，又闻此事，益生厌离；即回车还，愁思不乐。时王闻已，心怀煎忧，恐其学道；更增妓女，以娱乐之。

「尔时太子，复经少时，启王出游。王闻此言，心生忧虑，而自念言：『太子前出，逢见老人，忧愁不乐，今者云何，而复求出？』王爱太子，不忍违异，僂俛从之；即集诸臣，而共议言：『太子前者出城东门，逢见老人，还輒不乐；今者已复求出游观，吾不能免，遂复许之。』诸臣答言：『当更严勅外诸官属，修治道路，悬缯幡盖，散华烧香，皆使华丽，无令臭秽诸不净洁，及以老病在道侧也。』」

「尔时迦毘罗旃兜城四门之外，各有一园，树木花果，浴池楼观，种种庄严，皆悉无异。王问诸臣：『外诸园观，何者为胜？』诸臣答言：『外诸园观，皆等无异，如忉利天欢喜之园。』王又勅言：『太子前出，已从东门；今者可令从南门出。』尔时太子，百官导从，出城南门。时净居天，化作病人，身瘦腹大，喘息呻吟，骨消肉竭，颜貌痿黄，举身战掉，不能自持，两人扶腋，在于路侧。太子即问：『此为何人？』从者答曰：『此病人也。』太子又问：『何谓为病？』答曰：『夫谓病者，皆由嗜欲，饮食无度，四大不调，转变成病，百节苦痛，气力虚微，饮食寡少，眠卧不安，虽有身手，不能自运，要假他力，然后坐起。』尔时太子，以慈悲心，看彼病人，自生愁忧。又复问言：『此人独尔？余皆然耶？』答曰：『一切人民，无有贵贱，同有此病。』太子闻已，心自念言：『如此病苦，普应婴之，云何世人，耽乐不畏？』作此念已，深生恐怖，身心战动，譬如月影现波浪水。语从者言：『如此身者，是大苦聚，世人于中，横生欢乐，愚痴无识，不知觉悟；今者云何，欲往彼园游观嬉戏？』即便回车，还入王宫，坐自思惟，愁忧不乐。王问从者：『太子今出，宁有乐不？』从者答言：『始出南门，逢见病人，以此不乐，即回车还。』王闻此语，心大愁忧，虑其出家。时王即便问诸臣言：『太子前者出城东门，逢见老人愁忧不乐，以此事故，吾勅卿等，净治道路，无令老病在于巷侧，云何今出于城南门，而复致有疾病人耶？又令太子逢值见之。』诸臣答言：『近受王勅，严命外司，勿使有诸臭秽老病在于道侧，互相捡覆，无敢懈怠，不知何缘忽有病人，非是我等之罪咎也。』尔时王问诸从者言：『汝等并见病人在路何从而至？』从者答曰：『无有踪迹，不知何来？』时王深于太子生犹豫心，恐其学道，更增妓女，而悦其意，又复欲使于五欲中生恋着心。

「尔时有一婆罗门子，名忧陀夷，聪明智慧，极有才辩。时王即便请入入宫，而语之言：『太子今者，不乐在世受于五欲，恐其不久，出家学道；汝可与之共作朋属，具说世间五欲乐事，令其心动不乐出家。』时忧陀夷，即便答言：『太子聪明，无与等者，所知书论，皆悉渊博，并是我今所未曾

闻，云何见使诱说之耶？譬以藕丝欲悬须弥，我亦如是，终不能回太子之心。大王既勅令作朋友，要当自竭我所知见。』时优陀夷受王勅已，随从太子，行住坐卧，不敢远离。时王又复选诸妓女，聪明智慧，颜容端正，善于歌舞，能惑人者；种种庄饰，光丽悦目，皆悉遣往侍太子。

「尔时太子，复经少时，启王出游。王闻此语，心自念言：『彼优陀夷，既与太子共为朋友，今若出游，或胜于前，无复厌俗乐出家心。』作是念已，即便听许。时王又复集诸大臣，悉语之言：『太子今者复求出游，我不忍违，已复听之；太子前出东南二门，已见老病，还輒忧愁；今者宜令从西门出。我心虑其还又不乐；然优陀夷，是其良友，冀今出还，不复应尔。卿等好令修治道路园林台观，皆使严整，香华幡盖，数倍于前，无令复有老病臭秽在道侧也。』臣受勅已，即语外司，严治道路，并及园林，光丽倍常。王又先送诸妙妓女，置彼园中；又复勅语优陀夷言：『若当路侧，有不祥事，可以方便诱悦其心。』并勅诸臣，随从太子，皆令伺察，若有不吉，远驱逐之。」

「尔时太子，与优陀夷，百官导从，烧香散花，作众伎乐，出城西门。时净居天，心自念言：『先现老病于二城门，举众皆见，令白净王嗔责从者并及外司。太子今出，王制严峻，我今现死，若皆见者，增王忿怒，必加罚戮扞及无辜；我于今日所现之事，唯令太子及优陀夷二人见耳，使余官属不受责也。』作此念已，即便来下，化为死人，四人举舆，以诸香华，布散尸上，室家大小，号哭送之。尔时太子与优陀夷，二人独见。太子问言：『此为何物？而以花香，庄饰其上，复有人众，号哭相送。』时优陀夷，以王勅故，默然不答。如是三问，净居天王威神之力，使优陀夷不觉答言：『是死人也。』太子又问：『何谓为死？』优陀夷言：『夫谓死者，刀风解形，神识去矣，四体诸根，无所复知。此人在世，贪着五欲，爱惜钱财，辛苦经营，唯知积聚，不识无常；今者一旦舍之而死，又为父母亲戚眷属之所爱念；命终之后，犹如草木，恩情好恶，不复相关。如是死者，诚可哀也。』太子闻已，心大战怖。又问优陀夷言：『唯此人死？余亦当然？』即复答言：『一切世人，皆应如此，无有贵贱而得免脱。』」

「太子素性，恬静难动，既闻此语，不能自安。即以微声，语优陀夷：『世间乃复有此死苦，云何于中，而行放逸，心如木石不知怖畏？』即勅御者可回车还。御者答言：『前出二门，未到园所，中路而反，致令大王深见瞋责；今者岂敢复如此耶？』时优陀夷，语御者言：『如汝所说，不应便」

归。』即复前行，至彼园中，香华幡盖，作众伎乐；众妓端正，犹如诸天美女无异，于太子前，各竞歌舞冀以姿态，悦动其意。太子心安，不可移转，即止园中，荫息树间，除其侍卫，端坐思惟，忆昔曾在阎浮树下，远离欲界，乃至得于第四禅定。

「尔时优陀夷，到太子所，而作此言：『大王见勅，令与太子共为朋友，脱有得失，互相开悟，朋友之法，其要有三：一者、见有过失辄相谏晓；二者、见有好事，深生随喜；三者、在于苦厄，不相弃舍。今献诚言，愿不见责。古昔诸王，及今现在，皆悉受于五欲之乐，然后出家；太子云何，永绝不顾？又人生世，宜顺人行，无有弃国而学道者。唯愿太子，受于五欲，令有子息，不绝王嗣。』尔时太子，而答之言：『诚如所说，但我不以捐国故尔，亦复不言五欲无乐；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，于五欲不敢爱着。汝向所言，古昔诸王，先经五欲，然后出家。此诸王等，今在何许？以爱欲故，或在地狱，或在饿鬼，或在畜生，或在人天；以有如是轮转苦故，是以我欲离老病苦生死法耳。汝今云何令我受之？』时优陀夷，虽竭才辩劝奖太子，不能令回，即便退坐，归于所止。太子仍勅严驾还宫，诸妓女众，及优陀夷，愁忧惨戚，颜貌顰蹙，如人新丧所爱亲属；太子到宫，恻怆倍常。

「时白净王，呼优陀夷，而问之言：『太子今出，宁有乐不？』优陀夷言：『出城不远，逢见死人，亦不知其从何而来，太子与我，同时见之。太子问言：「此为何人？」我亦不觉，答是死人。』时王即复问诸从者：『汝等皆见城西门外有死人不？』从者答言：『我等不见。』王闻此语，神意豁然，而自念言：『太子、优陀夷，二人独见，此是天力，非诸臣咎，必定当如阿私陀言。』作此念已，心大苦恼，复增妓女，以娱乐之；日日遣人，慰诱太子，而语之言：『国是汝有，何故愁忧，而不乐耶？』王又严勅诸妓女众，悦太子意，勿舍昼夜。

「时白净王，虽知天力非复人事，爱重太子，不能不言。心自思惟：『太子前已出三城门，今者唯有北门未出，其必不久更求出游；当复庄严彼外园林，倍令光丽，勿使有诸不可意事。』如所思惟，具勅诸臣。时王又复心自愿言：『太子若出城北门时，唯愿诸天，勿复现于不吉祥事，复令我子心生忧恼。』既心愿已，遂勅御者：『太子若出，当令乘马，使得四望，见诸人民，光丽庄饰。』

「是时太子，启王出游；王不忍违，便与优陀夷及余官属，前后导从，出城北门。到彼园所，太子下马，止息于树，除去侍卫，端坐思惟，念于世间老病死苦。时净居天，化作比丘，法服持钵，手执锡杖，视地而行，在太子前。太子见已，即便问言：『汝是何人？』比丘答言：『我是比丘。』太子又问：『何谓比丘？』答言：『能破结贼，不受后身，故曰比丘。世间皆悉无常危脆，我所修学，无漏圣道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永得无为，到解脱岸。』作此言已，于太子前，现神通力，腾虚而去。当尔之时，诸从官属，皆悉覩见。太子既已见此比丘，又闻广说出家功德，会其宿怀厌欲之情，便自唱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天人之中，唯此为胜，我当决定修学是道。』作此语已，即便索马还归宫城。于时太子，心生欣庆，而自念言：『我先见有老病死苦，昼夜常恐为此所逼；今见比丘，开悟我情，示解脱路。』作此念已，即自思惟方便，求觅出家因缘。

「尔时白净王问优陀夷言：『太子今出，宁有乐不？』时优陀夷即答王言：『太子向出，所经道路，无诸不祥；既到园中，太子独自在于树下，遥见一人，剃除须发，着染色衣，来太子前而共言语。言语既毕，腾虚而去，竟亦不知何所论说，太子因是严驾而归。当尔之时，颜容欢悦，还至宫中，方生忧愁。』时白净王，既闻此语，心生狐疑，亦复不知是何瑞相，深怀懊恼，而自念言：『太子决定舍家学道，又纳其妃，久而无子，我今应勅耶输陀罗，当思方便莫绝国嗣；复应警戒，勿使太子去而不知。』既作是念，如所思惟，即便勅于耶输陀罗。耶输陀罗闻王勅已，心怀惭愧，默然而住，行止坐卧不离太子。时王复增诸妙妓女，以娱乐之。

「尔时太子年至十九，心自思惟：『我今正是出家之时。』而便往至于父王所，威仪庠序，犹如帝释，往诣梵天，傍臣见已，而白王言：『太子今者来大王所。』王闻此言，忧喜交集。太子既至，头面作礼；尔时父王，即便抱之，而勅令坐。太子坐已，白父王言：『恩爱集会，必有别离，唯愿听我出家学道。一切众生，爱别离苦，皆使解脱。愿必垂许，不见留难。』时白净王闻太子语，心大苦痛；犹如金刚摧破于山，举身战掉，不安本座，执太子手，不复能言，啼泣流泪，嘘唏哽咽。如是良久，微声而言：『汝今宜应息出家意。所以者何？年既少壮，国未有嗣，而便委我，曾不回顾。』尔时太子既见父王流泪不许，还归所止，思惟出家，愁忧不乐。

「尔时迦毘罗旃兜国，诸大相师，占知太子，若不出家，过七日后，得转轮王位，王四天下，七宝自至。各以所知，往白王言：『释迦种姓，于此方

兴。』王闻是语，心生欢喜，即勅诸臣并释种子：『汝闻相师如此言不？皆应日夜侍卫太子，于城四门，门各千人；周匝城外，一踰阁那内，逻置人众，而防护之。』复勅耶输陀罗并诸内官，倍加警戒，过于七日，勿使出家。时王又来至太子所，太子遥见，即往奉迎，头面礼足，问讯起居。王语太子：『我昔既闻阿私陀说，及众相师，并诸奇瑞，必定知汝不乐处世。国嗣既重，属当相继，唯愿为我，生汝一子，然后绝俗，不复相违。』尔时太子，闻父王言，心自思惟：『大王所以苦留我者，正自为国无绍嗣耳。』作是念已，而答王言：『善哉！如勅。』即以左手，指其妃腹，时耶输陀罗，便觉体异，自知有娠。王闻太子如勅之言，心大欢喜，当谓太子七日之内，必未有儿，若过此期，转轮王位，自然而至，不复出家。

「尔时太子心自念言：『我年已至一十有九，今是二月，复是七日，宜应方便，思求出家。所以者何？今正是时，又于父王，所愿已满。』作此念已，身放光明，照四天王宫，乃至照于净居天宫，不令人间见此光明。尔时诸天见此光已，皆知太子出家时至；即便来下，到太子所，头面礼足，合掌白言：『无量劫来，所修行愿，今者正是成熟之时。』于是太子，答诸天言：『如汝等语，今正是时；然父王勅内外官属，严见防卫，欲去无从。』诸天白言：『我等自当设诸方便，令太子出，使无知者。』诸天即便以其神力，令诸官属，皆悉昏卧。

「尔时耶输陀罗，眠卧之中，得三大梦：一者、梦月堕地；二者、梦牙齿落；三者、梦失右臂。得此梦已，眠中惊觉，心大怖惧。白太子言：『我于眠中，得三恶梦。』太子问言：『汝梦何等？』耶输陀罗，即便具说所梦之事。太子语言：『月犹在天，齿又不落，臂复尚在，当知诸梦虚假非实，汝今不应横生怖畏。』耶输陀罗，又语太子：『如我自忖所梦之事，必是太子出家之瑞。』太子又答：『汝但安眠勿生此虑，要不令汝有不祥事。』耶输陀罗闻此语已，即便还眠。太子即从坐起，遍观妓女及耶输陀罗，皆如木人，譬若芭蕉中无坚实；或有倚伏于乐器上，臂脚垂地，更相枕卧，鼻涕目泪，口中流涎。又复遍观妻及妓女，见其形体，发爪髓脑，骨齿髑髅，皮肤肌肉，筋脉肪血，心肺脾肾，肝胆肠胃，屎尿涕唾，外为革囊，中盛臭秽，无一可奇；强熏以香，饰以花彩，譬如假借当还；亦不得久，百年之命，卧消其半，又多忧恼，其乐无几。世人云何恒见此事，而不觉悟，又于其中，贪着淫欲？我今当学古昔诸佛所修之行，急应远此大火之聚。

「尔时太子，思惟是已；至于后夜，净居天王，及欲界诸天，充满虚空，即共同声，白太子言：『内外眷属，皆悉惛卧，今者正是出家之时。』尔时太子，即便自往至车匿所；以天力故，车匿自觉，而语之言：『汝可为我被捷陟来。』尔时车匿，闻此言已，举身战怖，心怀犹豫；一者、不欲违太子命；二者、畏王勅旨严峻。思惟良久，流泪而言：『大王慈勅，如是之严；且又今者非游观时，又非降伏怨敌之日，云何于此后夜之中，而忽索马，欲何所之？』太子又复语车匿言：『我今欲为一切众生，降伏烦恼结使贼故。汝今不应违我此意。』尔时车匿，举声号泣，欲令耶输陀罗及诸眷属，皆悉觉知，太子当去。以天神力，惛卧如故。车匿即便牵马而来；太子徐前，而语车匿及以捷陟：『一切恩爱，会当别离；世间之事，易可果遂，出家因缘，甚难成就。』车匿闻已，默然无言。于是捷陟，不复喷鸣。

「尔时太子，见明相出，放身光明，彻照十方，师子吼言：『过去诸佛，出家之法，我今亦然。』于是诸天，捧马四足，并接车匿；释提桓因，执盖随从，诸天即便令城北门，自然而开，不使有声；太子于是从门而出，虚空诸天赞叹随从。尔时太子，又师子吼：『我若不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，终不还宫；我若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又复不能转于法轮，要不还与父王相见；若当不尽恩爱之情，终不还见摩诃波阁波提及耶输陀罗。』当于太子说此誓时，虚空诸天赞言：『善哉！斯言必果。』至于天晓，所行道路，已三踰阇那。时诸天众，既从太子，至此处已，所为事毕，忽然不现。

「尔时太子，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。太子见此园林，寂静无诸諠闹，心生欢喜，诸根悦豫。即便下马，抚背而言：『所难为事，汝作已毕。』又语车匿：『马行骏疾，如金翅鸟王，汝恒随从，不离我侧；世间之人，或有善心，而形不随，或运形力，而心不称；汝今心形皆悉无违。又世间人，处富贵者，竞随奉事；我既舍国，来此林中，唯汝一人，独能随我，甚为希有。我今既已至闲静处，汝便可与捷陟俱还宫也。』尔时车匿，闻此语已，悲号啼泣，迷闷躃地，不能自胜；于是捷陟，既闻被遣，屈膝舐足，泪落如雨。车匿答言：『我今云何忍听太子如此言耶？我于宫中，违大王勅，輒被捷陟，以与太子，致令今日来至于此。父王及摩诃波阁波提，失太子故，必当忧恼；宫中内外，亦应搔动。又复此处，多诸嶮难，猛兽毒虫，交横道路，我今云何而舍太子，独还宫耶？』太子即便答车匿言：『世间之法，独生独死，岂复有伴；又有生老病死诸苦，我当云何与此作侣？吾今为欲断诸苦故，而来至此。苦若断时，然后当与一切众生，而作伴侣。我于实时，诸苦未离，云何而得为汝作侣？』车匿又曰：『太子生来，长于深宫，身体手

足，皆悉柔软，眠卧床褥，无不细滑；如何一旦履藉荆棘瓦砾泥土，止宿树下。』太子答言：『诚如汝语，设我住宫，乃可免此荆棘之患；老病死苦，会自见侵。』车匿既闻太子此语，悲泣垂泪，默然而住。

「于时太子，即就车匿，取七宝剑，而师子吼：『过去诸佛，为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舍弃饰好，剃除须发；我今亦当依诸佛法。』作此言已，便脱宝冠髻中明珠，以与车匿，而语之曰：『以此宝冠及以明珠，致王足下，汝可为我上白大王：「我今不为生天乐故，亦复非不孝顺父母，亦无忿恨瞋恚之心，但以畏彼生老病死，为除断故，来至此耳。汝应助我随喜欣庆，勿于吉祥更生悲愁。」父王若谓我今出家未是时者，汝以我语，上启大王：「老病死至，岂有定时，人虽少壮，焉得免此。」父王若复而责我言：「本要有子，当听出家，今未有子，云何而去？及出宫时，不启闻者。」汝可为我具启父王：「耶输陀罗，久已有身，王自问之。昔勅如此，非为专輒。往古有诸转轮圣王厌国位者，入于山林，出家求道，无有中途还受五欲；我今出家，亦复如是，未成菩提，终不还宫。」内外眷属，皆当于我有恩爱情，可以汝辩为解释之，勿使于我横生忧恼。』

「太子又复脱身璎珞，以授车匿，而语之言：『汝可为我持此璎珞，奉摩诃波阁波提道，我今为断诸苦本故出宫城，求满此愿，勿复于我反更生苦。』又脱身上余庄严具，以与耶输陀罗，亦复语言：『人生于世，爱别离苦；我今为欲断此诸苦，出家学道；勿以我故恒生愁忧，并诸亲属，皆亦如是。』尔时车匿闻此语已，倍增悲绝；不忍违于太子勅令，即便长跪，受取宝冠明珠璎珞及严饰具，垂泪而言：『我闻太子如此志愿，举身战掉；设令有人心如木石，闻此语者，亦当悲感；况我生来奉侍太子，闻此誓言，而不感绝。唯愿太子，舍于此志，勿令父王，及摩诃波阁波提，耶输陀罗，并余亲属，生大悲苦。若使决定不回此意，勿于是处，而复弃我；我今归依太子足下，终不见有违离去理；设当还宫，王必责我，云何独委太子而归，欲令何言上答大王？』太子答言：『汝今不应作如此语，世皆离别，岂常集聚；我生七日，而母命终，母子尚有死生之别，而况余人；汝勿于我偏生恋慕，可与提陟俱还宫也。』如是再勅，犹不肯去。◎

◎

「尔时太子，便以利剑，自剃须发。即发愿言：『今落须发，愿与一切，断除烦恼及以习障。』释提桓因，接发而去。虚空诸天，烧香散花，异口同音

赞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』尔时太子，剃须发已，自见其身所著之衣，犹是七宝，即心念言：『过去诸佛出家之法，所著衣服，不当如此。』时净居天，于太子前，化作猎师，身被袈裟。太子既见，心大欢喜，而语之言：『汝所著衣，是寂静服，往昔诸佛之所幪帟也；云何着此，而为罪行？』猎者答言：『我着袈裟，以诱群鹿，鹿见袈裟，皆来近我，我得杀之。』太子又言：『若如汝说，着此袈裟，但欲为杀诸鹿故耳，非求解脱而服之也。我今持此七宝之衣，与汝贸易，吾服此衣，为欲摄救一切众生，断其烦恼。』猎者答言：『善哉！如告。』即脱宝衣，而与猎者；自被袈裟，依过去诸佛所服之法。时净居天，还复梵身，上升虚空，归其所止。

「于时空中，有异光明；车匿见此，心生奇特，叹未曾有：『今此瑞应，非为小缘。』车匿既见太子剃除须发身着法服，定知太子必不可回；闷绝于地，倍增懊恼。尔时太子，而语之言：『汝今宜应舍此悲愁，便还宫城，具宣我意。』太子于是，即徐前行；车匿歔歔，头面作礼，乃至远望不见太子，然后方起；举体战掉，不能自胜，顾看捷陟及庄严具，呜咽悲哽，涕泗交流；即牵捷陟，执持宝冠严身之具，车匿号咷，捷陟悲鸣，缘路而归。

「尔时太子，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处。时彼林中，有诸鸟兽，既见太子，皆悉瞩目，端住不瞬。跋伽仙人，遥见太子，而自念言：『此是何神，为日月天？为帝释耶？』便与眷属来迎太子，深生敬重，而作是言：『善来！仁者。』太子既见诸仙人众，心意柔软，威仪庠序，太子即便前其住处，诸仙人等，无复威光，皆悉同来请太子坐；太子坐已，观察彼诸仙人之行，或有以草而为衣者，或以树皮树叶以为服者，或有唯食草木花果，或有一日一食，或二日一食，或三日一食，如是行于自饿之法。或事水火，或奉日月，或翘一脚，或卧尘土，或有卧于荆棘之上，或有卧于水火之侧。太子既见如此苦行，即便问于跋伽仙人：『汝等今者修此苦行，甚为奇特，皆欲求于何等果报？』仙人答言：『修此苦行，为欲生天。』太子又问：『诸天虽乐，福尽则穷，轮回六道，终为苦聚。汝等云何修诸苦因，以求苦报。』太子即便心自叹言：『商人为宝，故入大海；王为国土，兴师相伐；今诸仙人，为生天故，修此苦行。』作是叹已，默然而住。

「跋伽仙人，即问太子：『仁者何意，默然不言，我等所行非真正耶？』太子答言：『汝等所行，非不至苦，然求果报，终不离苦。』太子与诸仙人，设此议论言语往复，乃至日暮。太子即便停彼一宿，既至明旦，复更思惟：『此诸仙人，虽修苦行，皆非解脱真正之道。』我今不应止住于此，即与仙

人，辞别欲去。时诸仙人，白太子言：『仁者来此，我皆欢喜；令我人众，威德增盛。今者何故而忽欲去？为是我等，失于威仪？为此众中相犯触耶？以何因缘，不住于此？』太子答言：『非是汝等有如是失，宾主之仪亦无所少，但汝所修，增长苦因；我今学道，为断苦本，以此因缘，是故去耳。』诸仙人众，自共议言：『其所修道，极为广大，云何我等而得留之？』

「尔时有一仙人，善知相法，语众人言：『今此仁者，诸相具足，必当得于一切种智，为天人师。』即便俱往诣太子所，而作是言：『所修道异，不敢相留；若欲去者，可向北行，彼有大仙，名阿罗逻、加兰，仁者可往就其语论；我观仁者，亦当不必住于彼处。』于是太子，即便北行。诸仙人众，见太子去，心怀懊恼，合掌随送，极望绝视，然后乃还。

「尔时太子，既出宫已，至于天晓，耶输陀罗，及诸婣女，从眠而觉；不见太子，悲号啼泣，即便往启摩诃波阇波提：『今旦忽失太子所在。』摩诃波阇波提闻是语已，迷闷躃地，如是展转，乃至达王。王闻此言，屹然无声，失其精魄，若丧四体，举宫内外，皆亦如是。时诸大臣，即入检视太子住处，案行宫城，见城北门，自然已开，又复不见车匿捷陟。即问门司：『谁开此者？』互相推捡，皆云不知；并问防人，亦云不解此门开意。于时大臣，心自思惟：『北门既开，太子必当从此而出，宜速寻觅太子所在。』即勅千乘万骑，络绎四出，追求太子；以天力故，迷失道径，不知所之。即便还归，白大王言：『推寻太子，不知所在？』

「尔时车匿，步牵捷陟，及庄严具，悲泣呜咽，随路而还。举邑人民，见此惊愕，无不懊恼，悉皆竞来，问车匿言：『汝送太子，置于何处？今与捷陟，而独还耶？』车匿既得诸人此问，倍更悲绝，不能答之。此诸人民，虽见捷陟被带鞍勒七宝庄严，不见太子，犹若死人饰以花彩。于是车匿，前入宫城，捷陟悲嘶，诸廐群马，一时哀鸣。外诸官属，白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言：『车匿唯与捷陟俱还。』闻此言已，宛转于地，而自念曰：『今者唯闻车匿捷陟相随俱还，而不闻道太子归声。』摩诃波阇波提即作是言：

『我养太子，至年长大，一旦舍我，不知所在？譬如果树，结花成实，临熟落地；又如饥人，遇百味馔，临欲食之，忽然翻倒。』耶输陀罗又自言曰：『我与太子，行住坐卧，不相远离；今者舍我，莫知所趣？古昔诸王，入山学道，皆将妻子，不暂相弃；世间之人，一遇相识，别不相忘；夫妇之情，恩爱之深，而乃反更如是之薄。』诘车匿言：『宁与智者而作怨讎，不共愚人以为亲厚；汝痴顽人，盗送太子，置于何处，令此释族不复炽盛。』又责

捷陟：『汝载太子，出此王宫，近去之时，寂然无声；今者空反，何意悲嘶？』尔时车匿，即便答言：『勿责于我及以捷陟。所以者何？此是天力，非人所为。当于尔夕，夫人媠女，皆悉昏卧；太子勅我，令起被马；我于尔时，以大高声，而谏太子，欲使夫人，及诸媠女闻此惊悟，及被捷陟都无觉者；城门每开闻四十里，当尔之时，自然而开，又无一声；如此之事，岂非天力？出城之时，天令诸神，手捧马足，并接于我，虚空诸天，随从无数，我当云何而能止耶？时天既晓，行三踰阁那，至彼跋伽仙人住处，又复有诸奇特异事，愿听我说：「太子既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，即便下马，手抚马背，并勅于我，令还宫城；我于此时，随从太子，永无归意，太子见遣，终不听住。又复就我，取七宝剑，而自唱言：『过去诸佛，为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舍于饰好，剃除须发，我今亦当依诸佛法。』唱此言已，即脱宝冠及以明珠，悉付我还置王足下；又以璎珞，与摩诃波阁波提，余庄严具，以与耶输陀罗。我于尔时，虽闻此海，犹侍左右，无有归情。于时太子，便以利剑，自剃须发，天于空中，随接而去，即便前行，逢于猎者，以身所著七宝妙衣，而与猎人，贸易袈裟，于是虚空，有大光明。我见太子形服既变，深知其意必不可回，我即闷绝，心大懊恼；太子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处，我便于彼，辞别而归。」此诸奇特，皆是天力，非复人事，愿勿责我及捷陟也。』时摩诃波阁波提，及耶输陀罗，既闻车匿说此事已，心小醒悟，默然无声。

「尔时白净王，闷绝始醒，勅唤车匿，而语之言：『汝云何令诸释种姓生大苦恼？我有严制，勅内外官属守护太子，畏其出家。汝复何意，辄被捷陟，而与太子令密去耶？』车匿闻已，生大怖惧，而启王言：『太子出城，实非我咎，唯愿大王，听我具说。』即以宝冠及髻中明珠，置王足下。『太子令我以此冠珠置王足下，七宝璎珞与摩诃波阁波提，余庄严具与耶输陀罗。』王见诸物，倍增悲绝，虽复木石，犹尚有感，况乃父子恩爱之深。车匿具以前事，而启王言：『太子勅我，父王若谓：「本要有子，当听出家，今未有子，云何而去？临去之时，又不启者。」汝可为我具答父王：「耶输陀罗，久已有娠，王宜问之。昔勅如此，非为专辄。」』王闻此言，即便遣问耶输陀罗：『太子云汝久已有娠，实如此不？』耶输陀罗即答：『信言。当于大王来此宫时，太子指我，即觉有娠。』王闻其语，生奇特心，忧恼暂歇，而自念言：『我前所以许令有子听出家者，七日之中，必无子理，转轮王位，自然而至。不谓七日未滿，而便有娠，深自咎悼智慧浅短，所为方便，不能

住之。轻作此约，重增悔恨。太子神略，出人意表。今日之事，亦复兼是诸大天力，我今不应责车匿也。』

「时白净王，心自思惟：『太子出家，必不可回，设使更作诸余方便，亦不能留。虽复弃国出家学道，然已有子，不绝种嗣。我今应勅耶输陀罗，好令将护所怀之子。』时白净王，爱念情深，语车匿言：『我今当往寻求太子，不知实时，定在何许？其今既已舍我学道，我复何忍独生独活，便当追逐随其所在。』尔时王师及与大臣，闻王欲出寻求太子，二人俱共来谏王言：

『大王！不应自生忧恼。所以者何？我观太子，见其相貌，过去世中，久已修习出家之业。设复令为释提桓因，亦当不乐，况复今者转轮王位而能留耶？大王！不忆太子初生而行七步举手住言：「我生已尽，是最后身。」诸梵天王，释提桓因，悉来下从。如此奇特，云何乐世？』又复白王：『阿私陀仙昔相太子，年至十九，出家学道，必当成就一切种智。今时既到，大王何故，而生愁苦？又复大王，严勅内外，守护太子，虑恐出家，而诸天来，导引出城；如是之事，非复人力。唯愿大王，当生欢喜，勿怀愁恼，不须自出。若忆太子犹不已者，我今当与大臣寻求所在。』

「王闻此语，心自念言：『我知太子，虽不可回，未忍便舍，不复追之，今当试令师及大臣更一寻也。』即便答师及大臣言：『善哉！可去，举宫内外，心皆苦恼，伫逐速还。』于是王师大臣，即便辞出，追寻太子。

◎

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二

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三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

◎

「尔时白净王，发遣王师及大臣已，即以太子璎珞，与摩诃波阇波提，而语之言：『此是太子所服璎珞，付车匿还，令以与汝。』摩诃波阇波提，见璎珞已，倍增悲绝，而自念言：『四天下人，极为薄福，失此明智转轮圣王。』又送余庄严具，以与耶输陀罗，而语之曰：『太子以此严身之具，令

持与汝。』耶输陀罗，既见此物，闷绝躃地。王又遣人勅耶输陀罗，令自爱敬，无使胎子不安隐也。

「尔时王师，及以大臣，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，除去从人及诸仪饰，便前仙人所住之处。仙人请坐，互相问讯，于是王师，语仙人言：『我是白净王师，今所以来至于此者，彼白净王，足相太子，厌恶生老病死之苦，出家学道，路由此林，大仙见不？』跋伽仙人答王师言：『我近于此见一童子，面容端正，相好具足，来入此林，共我议论，遂经一宿，不知乃是王之太子；鄙薄我等所修之道，从此北行，诣彼仙人阿罗逻、迦兰。』」

「尔时王师大臣，闻此言已，即便疾往彼仙人所，而于中路，遥见太子在于树下，端坐思惟，相好光明，踰于日月。即便下马，除却侍卫，脱诸仪服，前太子所，坐于一面，互相问讯。于是王师，白太子言：『大王见使寻求太子，欲有所说。』太子答曰：『父王遣汝，欲何所道？』王师即言：『大王久知太子深乐出家，此意难回，然王于太子，恩爱情深，忧愁盛火，常自炽然，须太子归，以灭之耳。愿便回驾，还反宫城，虽有物务，不令太子全弃道业；静心之处，不必山林；摩诃波阁波提，耶输陀罗，内外眷属，皆悉没于烦恼大海，思太子还，而拯救之。』」

「尔时太子，闻王师语，以深重声答王师言：『我岂不知父王于我恩情深耶？但畏生老病死之苦，是以来此，为断除故。若令恩爱终日合会又无生老病死苦者，我复何为来至于此？我今所以违远父王，欲为将来和合故耳。父王忧愁大火今虽炽然，我与父王，唯余今生有此一苦，将来自当永绝斯患。若如汝言，令吾处宫修道业者，如七宝舍，满中焰火，当有人能止此室不？如杂毒食，设有饥人，终不食之。我既弃国，出家修道，云何令我复还宫城修学道耶？世间之人，在大苦中，为小乐故，尚复耽湎不能暂舍；况我在此极静寂处，无诸患苦，而能捐弃，还就于恶？古昔诸王，入山学道，无有中路还受欲者；父王若欲必令我归，便是违于先王之法。』」

「尔时王师白太子言：『诚如太子今之所说。然诸仙圣，一言未来定有果报，一言定无，此二仙圣尚不能知未来世中必定有无，太子云何欲舍现乐，而求未来不定果报？生死果报尚不可知决定有无，云何乃欲求解脱果？唯愿太子，便还宫也。』」

「太子答言：『彼二仙人，说未来果，一者言有，一者言无，皆是疑心，非决定说。我今终不修顺彼教，不应以此而见难诘。所以者何？我今不为希慕

果报而来至此，以目所见，生老病死必应经之，故求解脱免此苦耳。令汝不久见我道成，我此志愿，终不可回。还启父王，说如此也。』尔时太子，作此语已，即从座起，与王师大臣，辞别北行，诣阿罗逻、迦兰仙人所。于时王师大臣，见太子去，啼泣懊恼：一者、念太子情深；二者、奉受王使，来太子所，而复不能移转其意。徘徊路侧，不能自反，互共议言：『既被王使，而无力效，今者空归，云何奉答？我等当留所从五人，聪明智慧，心意柔软，为性忠直，种族强者，密令伺察，看其进止。』作此言已，顾瞻其傍，见憍陈如等五人，而语之言：『汝等悉能留止此不？』五人答言：『善哉！如勅；进止去来，当密伺察。』即便辞别，趣太子所；王师大臣，还归宫城。

「尔时太子，往彼阿罗逻、迦兰仙人住处，渡于恒河，路由王舍城。既入城已，诸人民众，见太子颜貌相好殊特，欢喜爱敬；举国皆悉奔驰瞻视，如是諠哗，彻频毘娑罗王。王便惊问：『此是何声？』诸臣答言：『白净王太子，名萨婆悉达，昔诸相师，记其应得转轮王位，王四天下，又复记其若出家者，必当成就一切种智。其人今者来入此城，外诸人民，驰竞来看，以是之故，所以諠闹。』时频毘娑罗王，既闻此语，心大欢喜，踊跃遍身；即勅一人，令往伺察太子所在。使者受勅，寻求太子，见在般荼婆山，于一石上，端坐思惟。

「时使即归，具白大王。王便严驾，与诸臣民，诣太子所。至般荼婆山，遥见太子，相好光明，踰于日月；即便下马，除却仪饰及诸侍卫，前坐问讯：『太子四大悉调和不？我见太子，心甚欢喜；然有一悲，太子本是日之种姓，累世相承，为转轮王；太子今者转轮王相，皆悉具足，云何舍之，来入深山，践藉沙土，远至此耶？我见是故，所以悲耳。太子若以父王今在，故欲不取圣王位者，当以我国分半治之；若谓为少，我当舍国尽以相奉，臣事太子；若复不取我此国者，当给四兵，可自攻伐取他国也。太子所欲，其不相违。』

「尔时太子，闻频毘娑罗王说此语已，深感其意，即答王言：『王之种族，本是明月，性自高凉，不为鄙事，所为所作，无不清胜；今发是言，未足为奇。然我观王，中情恳至，倍于前后，王今便可于身命财修三坚法，亦不应以不坚之法劝奖余人。我今既舍转轮王位，亦复何缘应取王国？王以善心，舍国与我，犹尚不取，何缘以兵伐取他国也。我今所以辞别父母、剃除须发、舍于国者，为断生老病死苦故，非为求于五欲乐也。』

「『世间五欲，如大火聚，烧诸众生，不能自出，云何劝我，贪着之耶？我今所以来至此者，有二仙人阿罗逻、迦兰，是求解脱最上导师，欲往彼处求解脱道，不宜久停在于此也。我既违王初始之言，喜心赐我，勿致嫌恨；王今当以正法治国，勿枉人民。』作此言已，太子即起，而与王别。时频毘娑罗王，见太子去，深大惆怅，合掌流泪，而作是言：『初见太子，心大踊跃，太子既去，倍生悲苦。汝今为于大解脱故，而欲去者，不敢相留；唯愿太子，所期速果，若道成者，愿先见度。』太子于是，辞别而去；时王奉送，次于路侧，极目瞻瞩，不见乃反。」

「尔时太子，即便前至彼阿罗逻仙人之所。于时诸天，语仙人言：『萨婆悉达，弃舍国土，辞别父母，为求无上正真之道，欲拔一切众生苦故；今者已来，垂至于此。』时彼仙人，既闻天语，心大欢喜，俄尔之顷，遥见太子，即出奉迎，赞言：『善来！』俱还所住，请太子坐。是时仙人，既见太子，颜貌端正，相好具足，诸根恬静，深生爱敬，即问太子：『所行道路，得无疲耶？太子初生，及以出家，又来至此，我悉知之；能于火聚，自觉而出；又如大象，于羂索中，而自免脱。古昔诸王，盛年之时，恣受五欲，至于根熟，然后方舍国邑乐具，出家学道，此未足奇。太子今者于此壮年，能弃五欲，远至此间，真为殊特；当勤精进，速度彼岸。』太子闻已，即答之曰：『我闻汝言，极为欢喜，汝可为我说断生老病死之法，我今乐闻。』仙人答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』即便说曰：『众生之始，始于冥初；从于冥初，起于我慢；从于我慢，生于痴心；从于痴心，生于染爱；从于染爱，生五微尘气；从五微尘气，生于五大；从于五大，生贪欲瞋恚等诸烦恼；于是流转生老病死忧悲苦恼，今为太子，略言之耳。』」

「尔时太子，即便问曰：『我今已知汝之所说，生死根本，复何方便，而能断之？』仙人答言：『若欲断此生死本者，先当出家修持戒行，谦卑忍辱；住空闲处，修习禅定；离欲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得初禅；除觉观定，生入喜心，得第二禅；舍喜心，得正念，具乐根，得第三禅；除苦乐，得净念，入舍根，得第四禅，获无想报。别有一师，说如此处，名为解脱；从定觉已，然后方知非解脱处。离色想，入空处；灭有对想，入识处；灭无量识想，唯观一识，入无所有处；离于种种想，入非想非非想处；斯处名为究竟解脱，是诸学者之彼岸也。太子若欲断于生老病死患者，应当修学如此之行。』」

「尔时太子，闻仙人言，心不喜乐。即自思惟：『其所知见，非究竟处，非是永断诸结烦恼。』即便语言：『我今于汝所说法中，有所未解，今欲相问。』仙人答言：『敬从来意。』即问之曰：『非想非非想处，为有我耶？为无我耶？若言无我，不应言非想非非想；若言有我，我为有知？我为无知？我若无知，则同木石；我若有知，则有攀缘，既有攀缘，则有染着，以染着故，则非解脱。汝以尽于羸结，而不自知细结犹存；以是之故，谓为究竟，细结滋长，复受下生，以此故知非度彼岸。若能除我及以我想，一切尽舍，是则名为真解脱也。』仙人默然，心自思惟：『太子所说，甚为微妙。』」

「尔时太子，复问仙人：『汝年至几而出家耶？修梵行来，复几许年？』仙人答言：『我年十六，而便出家，修梵行来，一百四年。』太子闻已，而心念言：『出家以来，乃如是久，而所得法，正如此乎？』于时太子，为求胜法，即从坐起，与仙人别。尔时仙人，语太子言：『我久远来，习此苦行，而所得果，正如此耳；汝是王种，云何而能修苦行耶？』太子答言：『如汝所修，非为苦也，别有最苦难行之道。』仙人既见太子智慧，又观志意坚固不亏，知决定成一切种智，白太子言：『汝若道成，愿先度我。』于是太子，答言：『善哉！』次至迦兰所住之处，论议问答，亦复如是，太子即便前路而去。时二仙人，见太子去，各心念言：『太子智慧，深妙奇特，乃尔难测。』合掌奉送，绝视方还。

「尔时太子，调伏阿罗逻、迦兰二仙人已，即便前进迦阇山苦行林中，是憍陈如等五人所止住处；即于尼连禅河侧，静坐思惟：『观众生根，宜应六年苦行，而以度之。』思惟是已，便修苦行；于是诸天，奉献麻米。太子为求正真道故，净心守戒，日食一麻一米；设有乞者，亦以施之。

「尔时憍陈如等五人，既见太子，端坐思惟，修于苦行，或日食一麻，或日食一米，或复二日，乃至七日，食一麻米。时憍陈如等，亦修苦行，供奉太子，不离其侧；既见此已，即遣一人，还白王师及以大臣，具说太子所行之事。

「尔时王师大臣，俱还宫门，颜貌愁悴，身形萎熟，犹如有人丧其所亲，葬送既毕，抑忍而归。时守门者，而白王言：『师与大臣，今在门外。』王既闻已，气奔声绝，身首纒动，时守门人，解王此意，即呼令前。王与相见，悲不能言；如是良久，微声而问：『太子既是我之性命，卿等今者独作此

归，我之性命，云何而存？』王师答言：『我奉王勅，寻求太子，便至跋伽仙人住处，访觅太子；仙人语我太子所在并说太子所言之事。我便前行，而于中路，遇见太子，在于树下，端坐思惟，相好光明，踰于日月；即向太子，具说大王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忧苦之情。太子即以深重之声，而见答言：「我岂不知父王亲戚恩情深耶？但畏生死爱别离苦，为欲断除故来此耳。」如是种种言辞所说，志意坚固，如须弥山不可移动，舍我而去，如弃草芥。尔时即便选择五人，随从给侍，伺察所在。所遣人中，有一人还，说言：「太子当至阿罗逻、迦兰仙人之所，路由恒河，以天神力，而得渡水，至王舍城。时频毘娑罗王，来诣太子，方便譬说，不应出家，分国共治，及以全与，并欲与兵令伐他国；太子亦复皆悉不受，即又前行达仙人所，而为说法，降伏其心；又至伽阇山苦行林中尼连禅河侧，静坐思惟，日食一麻一米。」』

「尔时白净王，闻王师大臣说彼使人如此语已；心大悲恼，举体战掉，身毛皆竖。即语王师及大臣言：『太子遂舍转轮王位，父母亲属恩爱之乐，远在深山，修此苦行；我今薄福，生失如此珍宝之子。』王即复以使人所言，向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，而为说之。时白净王，即便严驾五百乘车，摩诃波阇波提，及耶输陀罗，亦复相与办五百乘，一切资生，皆悉具足。即唤车匿，而语之言：『汝送太子，远放深山，今复令汝领此千乘，载致资粮，送与太子；随时供养，勿使乏少，尽更来请。』

「车匿受勅，即领千乘，疾速而去。至太子所，见形消瘦，皮骨相连，血脉悉现，如波罗奢花；头面礼足，闷绝于地，良久乃起，衔泪而言：『大王忆念太子，不舍日夜，今故遣我，领此千乘，载资生具，以饷太子。』于时太子，答车匿言：『我违父母，及舍国土，远来在此，为求至道。云何当复受此饷耶？』尔时车匿，闻此语已，心自思惟：『太子今者既不肯受如此资供，我当别觅一人，领此千乘，还归王所，我住于此，奉事太子。』即差一人，领车而去。于是车匿，密侍太子，不离晨昏。

「尔时太子，心自念言：『我今日食一麻一米，乃至七日食一麻米，身形消瘦，有若枯木；修于苦行，垂满六年，不得解脱，故知非道；不如昔在阎浮树下，所思惟法，离欲寂静，是最真正。今我若复以此羸身，而取道者，彼诸外道，当言自饿是般涅槃因；我今虽复节节有那罗延力，亦不以此而取道果，我当受食然后成道。』作是念已，即从坐起，至尼连禅河，入水洗浴。洗浴既毕，身体羸瘠，不能自出；天神来下，为按树枝，得攀出池。时彼林

外，有一牧牛女人，名难陀波罗，时净居天，来下劝言：『太子今者在于林中，汝可供养。』女人闻已，心大欢喜，于时地中，自然而生千叶莲花，花上有乳糜。女人见此，生奇特心，即取乳糜，至太子所，头面礼足，而以奉上。太子即便受彼女施，而祝愿之：『今所施食，欲令食者，得充气力；当使施家得胆得喜，安乐无病，终保年寿，智慧具足。』太子即复作如是言：『我为成熟一切众生故，受此食。』祝愿讫已，即受食之；身体光悦，气力充足，堪受菩提。

「尔时五人，既见此事，惊而怪之，谓为退转，各还所住。菩萨独行，趣毕波罗树，自发愿言：『坐彼树下，我道不成，要终不起。』菩萨德重，地不能胜，于时步步地为震动，出大音声。尔时盲龙，闻地动向，心大欢喜，两目开明：『曾见先佛有此瑞应。』作是念已，从地踊出，礼菩萨足。时有五百青雀，飞腾虚空，右绕菩萨；杂色瑞云，及以香风，而随映拂。尔时盲龙，以偈赞曰：

「『菩萨足践处，地皆六种震，
发大深远音，我闻眼开明；
又见虚空中，青雀绕菩萨，
瑞云极鲜映，香风甚清凉。
此菩萨瑞相，悉同过去佛；
以是知菩萨，必定成正觉。』

「于是菩萨，则自思惟：『过去诸佛，以何为座，成无上道？』即便自知以草为座。释提桓因，化为凡人，执净软草。菩萨问言：『汝名何等？』答：『名吉祥。』菩萨闻之，心大欢喜，我破不吉，以成吉祥。菩萨又言：『汝手中草，此可得不可得？』于是吉祥，即便授草，以与菩萨。因发愿言：『菩萨道成，愿先度我。』菩萨受已，敷以为座，而于草上，结加趺坐：『如过去佛所坐之法，而自誓言：「不成正觉，不起此座。」我亦如是。』发此誓时，天龙鬼神，皆悉欢喜；清凉好风，从四方来，禽兽息向，树不鸣条，游云飞尘，皆悉澄净，知是菩萨，必成道相。

「尔时菩萨，在于树下，发誓言时，天龙八部，皆悉欢喜，于虚空中，踊跃赞叹。时第六天魔王宫殿，自然动摇；于是魔王，心大懊恼，精神躁扰，声味不御，而自念言：『沙门瞿昙，今在树下，舍于五欲，端坐思惟，不久当成正觉之道；其道若成，广度一切，超越我境。及道未成，往坏乱之。』

「尔时魔子萨陀，见父憔悴，而往白言：『不审父王，何故忧戚？』魔王答言：『沙门瞿昙，今坐树下，其道将成超越于我，今欲坏之。』魔子即便前谏父言：『菩萨清净，超出三界，神通智慧，无不明了，天龙八部，咸共称赞。此非父王所能摧屈，不须造恶自招祸咎。』魔有三女，形容仪貌，极为端正，妖冶巧媚，善能惑人，于天女中，最为第一，熏以名香，佩好璎珞，一名染欲；二名能悦人；三名可爱乐。三女俱前白其父言：『不审今者何故忧愁？』父即写心，语诸女言：『世间今有沙门瞿昙，身被法铠，执自在弓，镞智慧箭，欲伏众生坏我境界。我若不如，众生信彼，皆悉归依，我土则空，是故愁耳；及未成道，欲往摧挫坏其桥梁。』于是魔王，手执强弓，又持五箭；男女眷属，俱时往彼毕波罗树下。见于牟尼，寂然不动，欲度生死三有之海。

「尔时魔王，左手执弓，右手调箭，语菩萨言：『汝刹利种，死甚可畏，何不速起？宜应修汝转轮王业，舍出家法，习于施会，得生天乐，此道第一胜先所行；汝是刹利转轮王种，而为乞士，此非所应。今若不起，但好安坐，勿舍本誓。我试射汝，一放利箭，苦行仙人，闻我箭声，莫不惊怖，昏迷失性，况汝瞿昙，能堪此毒？汝若速起，可得安全。』魔说此语，以怖菩萨，菩萨怡然，不惊不动；魔王即便挽弓放箭，并进天女。菩萨尔时，眼不视箭，箭停空中，其镞下向，变成莲花。

「时三天女，白菩萨言：『仁者至德，天人所敬，应有供侍；我等今者年在盛时，天女端正，无踰我者；天今遣我，以相供给，晨昏寝卧，愿侍左右。』菩萨答言：『汝植小善，得为天身，不念无常，而作妖媚，形体虽美，而心不端，淫惑不善，死必当堕三恶道中，受鸟兽身，免之甚难；汝等今者欲乱定意，非清净心，今便可去，吾不相须。』时三天女，变成老姥，头白面皱，齿落垂涎，肉消骨立，腹大如鼓，拄杖羸步，不能自复。

「魔王既见如是坚固，心自思惟：『我昔曾于雪山之中，射此摩酰首罗，即便恐惧，退其善心；而今不办动于瞿昙，既非此箭及我三女，所能移转，令生爱恚。当复更作他余方便。』即以软语，诱菩萨言：『汝若不乐人间受乐，今者便可上升天宫；我舍天位及五欲具，悉持与汝。』菩萨答言：『汝于先世，修少施因，今故得为自在天王；此福有期，要还下生沈溺三涂，出济甚难；此为罪因，非我所须。』魔语菩萨：『我之果报，是汝所知；汝之果报，谁复知者。』菩萨答言：『我之果报，唯此地知。』说此语已，于时大地，六种震动；于是地神，持七宝瓶，满中莲花，从地踊出，而语魔言：

『菩萨昔以头目髓脑，以施于人，所出之血，浸润大地；国城妻子象马珍宝，而用布施，不可称计；为求无上正真之道，以是之故，汝今不应恼乱菩萨。』魔闻是已，心生怖惧，身毛皆竖；时彼地神，礼菩萨足，以花供养，忽然不现。◎

◎

「尔时魔王，即自思惟：『我以强弓利箭并及三女，兼以方便和言诱之，不能坏乱此瞿昙心。今当更设诸种方便，广集军众，以力迫胁。』作是念时，其诸军众，忽然来至，充满虚空，形貌各异，或执戟操剑，头戴大树，手执金杵，种种战具，皆悉备足；或猪鱼驴马、师子龙头、熊罴虎兕，及诸兽头；或一身多头；或面各一目；或众多目；或大腹长身；或羸瘦无腹；或长脚大膝；或大脚肥腩；或长爪利牙；或头在胸前；或两足多身；或大面傍面；或色如灰土；或身放烟焰；或象身担山；或被发裸形；或复面色半赤半白；或唇垂至地；或上褰覆；面或身着虎皮；或师子蛇皮；或蛇遍缠身；或头上火燃；或瞋目努臂；或傍行跳掷；或空中旋转；或驰步吼吓；有如是等诸恶类形不可称数，围绕菩萨。或复有欲裂菩萨身；或四方烟起，焱焰冲天或狂音奋发，震动山谷，风火烟尘，暗无所见；四大海水，一时涌沸。

「护法天人，诸龙鬼等，悉忿魔众，瞋恚增盛，毛孔血流。净居天众，见此恶魔恼乱菩萨；以慈悲心，而愍伤之；于是来下，侧塞虚空。见魔军众，无量无边，围绕菩萨，发大恶声，震动天地；菩萨心定，颜无异相，犹如师子处于鹿群。皆悉叹言：『呜呼奇哉！未曾有也，菩萨决定当成正觉。』是诸魔众，互相催切，各尽威力，摧破菩萨；或角目切齿；或横飞乱掷；菩萨观之，如童子戏；魔益愁忿恚，更增战力。菩萨以慈悲力故，令抱石者，不能胜举；其胜举者，不能得下；飞刀舞剑，停于空中；电雷雨火，成五色华；恶龙吐毒，变成香风；诸恶类形，欲毁菩萨，不能得动。魔有姊妹，一名弥伽，二名迦利，各各以手执髑髅器，在菩萨前作诸异状，恼乱菩萨。是诸魔众，种种丑身，欲怖菩萨，终不能动菩萨一毛，魔益忧愁。

「空中有神，名曰负多，隐身而言：『我于今者见牟尼尊，心意泰然，无怨恨想；是诸魔众，起于毒心，于无怨处，而横生忿。是痴恶魔，徒自疲劳，永无所得。今日宜应舍恚害心，汝口乃可吹须弥山，令其崩倒；火可令冷；水可令热；地性坚强可令柔软；汝不能坏菩萨历劫修习善果，正思惟定，精勤方便，净智慧光，此四功德，无能断截；为作留难，不成正觉，如千日照

必能除暗；钻木得火，穿地得水，精勤方便，无求不得。世间众生，没于三毒，无有救者，菩萨慈悲，求智慧药，为世除患。汝今云何而恼乱之？世间众生，痴惑无智，悉着邪见；今设法眼，修习正路，欲导众生。汝今云何恼乱导师？是则不可。譬如在于旷野之中，而欲欺诳商人导师。众生堕大黑暗之中，茫然不知所止之处，菩萨为然大智慧灯。汝今云何欲吹令灭？众生今者没生死海，菩萨为修智慧宝船。汝今云何欲令沈溺？忍辱为牙，坚固为根，无上大法以为大果。汝今云何而欲攻伐？贪恚痴锁，缚诸众生，菩萨苦行，欲为解之；今日决定于此树下，结加趺坐，成无上道。此地乃是过去诸佛金刚之座；余方悉转，斯处不动，堪受妙定，非汝所摧。汝今宜应生欣庆心，息憍慢意，修知识想，而奉事之。』

「是时魔王，闻空中声，又见菩萨恬然不异，魔心惭愧，舍离憍慢，即便复道，还归天宫。群魔忧戚，悉皆崩散，情意沮悴，无复威武，诸鬪战具，纵横林野。当于恶魔退散之时，菩萨心净，湛然不动。天无烟雾，风不摇条；落日停光，倍更明盛；澄月映彻，众星灿朗；幽隐暗暝，无复障碍；虚空诸天雨妙花香，作众伎乐，供养菩萨。」

「尔时菩萨，以慈悲力，于二月七日夜，降伏魔已，放大光明；即便入定思惟真谛，于诸法中，禅定自在；悉知过去所造善恶，从此生彼，父母眷属，贫富贵贱，寿夭长短，及名姓字，皆悉明了，即于众生，起大悲心。而自念言：『一切众生，无救济者，轮回五道，不知出津，皆悉虚伪，无有真实；而于其中，横生苦乐。』作是思惟，至初夜尽。」

「尔时菩萨，既至中夜，即得天眼；观察世间，皆悉彻见，如明镜中，自观面像。见诸众生，种类无量，死此生彼，随行善恶，受苦乐报。见地狱中考治众生，或洋铜灌口；或抱铜柱；或卧铁床；或以铁镬而煎煮之；或于火上而加弗炙；或为虎狼鹰犬所食；或有避火依于树下，树叶坠落，皆成刀剑，割截其身；或以斧锯解剔肢体；或掷热沸灰河之中；或复掷于粪尿坑中；受如是等种种诸苦，以业报故，命终不死。菩萨既见如此事已，而心思惟：『此等众生，本造恶业，为世乐故，而今得果，极为大苦；若人有见如此恶报，无复更应作不善想。』」

「尔时菩萨，复观畜生，随种种行，受杂丑形；或复有为骨肉筋角皮牙毛羽而受杀者；或复为人负荷重担，饥渴乏极，人无知者；或穿其鼻；或钩其首；常以身肉，而供于人，还与其类，更相食噉；受于如是种种之苦。菩萨」

既见，生大悲心，即自思惟：『斯等众生，恒以身力，而供于人，又加楚挞饥渴之苦，皆是本修恶行果报。』

「尔时菩萨，次观饿鬼；见其恒居黑闇之中，未曾暂覩日月之光；还是其类，亦不相见；受形长大，腹如太山，咽颈若针，口中恒有大火炽燃；常为饥渴之所焦迫，千亿万岁，不闻食声；设值天雨洒其上者变成火珠；或时过临江海河池，水即化为热铜焦炭；动身举步声，如人牵五百乘车，支体节节，皆悉火然。菩萨既见受如是等种种诸苦，起大悲心，而自思惟：『斯等皆为本造慳贪积财不施故，令今者受斯罪报。若人见彼受此苦痛，宜应惠施勿生恻惜；设使无财，亦应割肉以用布施。』

「尔时菩萨，次复观人，见从中阴始欲入胎，父母和合，以颠倒想，起于爱心；即以不净，而为己身；既处胎已，在于生熟二藏之间，熏炙身体，如地狱苦；至满十月，然后方生；初生之时，而为外人之所抱执，羸涩苦痛，如被刀剑；如是不久，复归老死，更为婴儿，轮转五道，不能自悟。菩萨见已，起大悲心，而自思惟：『众生皆有如斯之患，云何于中，耽着五欲，横计为乐，而不能断颠倒根本。』

「尔时菩萨，次观诸天，见彼天子，其身清淨，不受尘垢，如真琉璃，有大光明，两目不瞬；或有居在须弥山顶；或复居在须弥四镇；或复居在虚空之中；心常欢悦，无不适事，奏天美乐以自娱乐，不识昼夜；四方诸趣，无不绝妙；视东耽着，弥岁忘转；瞻西耽涵，经年不回；乃至南北，皆亦如是；饮食衣服，应念即至。虽有如此适意之事，犹为欲火之所煎焦，又见彼天福尽之时，五死相现：一者、头上花萎；二者、眼瞬；三者、身上光灭；四者、腋下汗出；五者、自然离于本座。其诸眷属，见天子身五死相现，心生恋慕；天子亦复自见己身，有五死相；又见眷属恋慕于己，当尔之时，生大苦恼。菩萨既见彼诸天子有如是事，起大悲心，而自思惟：『此诸天子，本修少善，得受天乐，果报将尽，生大苦恼；既命终已，舍彼天身，或有堕于三恶道中；本造善行，为求乐报；而今所得，少乐多苦，譬如饥人噉杂毒食，初虽为美，终成大患。云何智者，贪乐此耶？色无色界诸天，见寿命长，便谓常乐；既见变坏，生大苦恼，即起邪见，谤无因果；以此事故，轮回三涂，备受诸苦。』

「菩萨以天眼力，观察五道，起大悲心，而自思惟：『三界之中，无有一乐。』如是思惟至中夜尽。

「尔时菩萨，至第三夜，观众生性，以何因缘，而有老死？即知老死，以生为本，若离于生，则无老死；又复此生，不从天生，不从自生；非无缘生，从因缘生；因于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业生。又观三有业从何而生？即知三有业从四取生。又观四取从何而生？即知四取从爱而生。又复观爱从何而生？即便知爱从受而生。又复观受从何而生？即便知受从触而生。又复观触从何而生？即便知触从六入生。又观六入从何而生？即知六入从名色生。又观名色从何而生？即知名色从识而生。又复观识从何而生？即便知识从行而生。又复观行从何而生？即便知行从无明生。若灭无明则行灭；行灭则识灭；识灭则名色灭；名色灭则六入灭；六入灭则触灭；触灭则受灭；受灭则爱灭；爱灭则取灭；取灭则有灭；有灭则生灭；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。如是逆顺，观十二因缘，第三夜分，破于无明；明相出时，得智慧光，断于习障，成一切种智。

「尔时如来，心自思惟：『八正圣道，是三世诸佛之所履行，趣般涅槃路；我今已践，智慧通达，无所罣碍。』于时大地，十八相动，游霞飞尘，皆悉澄净，天鼓自然，而发妙声，香风徐起，柔软清凉，杂色瑞云，降甘露雨，园林花果，荣不待时。又雨曼陀罗花、摩诃曼陀罗花、曼殊沙花、摩诃曼殊沙花、金花、银花、琉璃等花；七宝莲花，绕菩提树，满三十六踰阇那。是时诸天，作天伎乐散花烧香，歌呗赞叹，执天宝盖及以幢幡，充塞虚空，供养如来。龙神八部，所设供养，亦复如是。当尔之时，一切众生，皆悉慈爱，无瞋害想。欢喜踊跃，如见圣迹，无怖畏情，其心调柔，离憍慢意，亦无慳嫉谄诳之心。五净居天，离熹乐根，亦皆欢悦，不能自胜。地狱苦痛，暂得休息，生大欢喜。一切畜生，相食噉者，无复恶心。饿鬼饱满无饥渴想。世界之中，幽暝之处，日月威光所不能照，而皆大明。其中众生，悉得相见，各作是言：『此中云何忽有众生？』大圣法王，出兴于世，以大法光，破非法暗故，令一切皆悉明朗。甘蔗先王，弃国学道，得五通仙；又行十善，得生天者，皆乘神通，到菩提树，在虚空中，欢喜合掌，而赞叹言：『于我甘蔗种族之中，能断诸漏，成一切智，为世间眼，甚为奇特。』一切莫不欢喜踊跃，唯有魔王，心独忧愁。

「尔时如来，于七日中，一心思惟，观于树王，而自念言：『我在此处，尽一切漏，所作已竟，本愿成满。我所得法，甚深难解，唯佛与佛，乃能知之。一切众生，于五浊世，为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、邪见、憍慢、谄曲之所覆障；薄福钝根，无有智慧，云何能解我所得法？今我若为转法轮者，彼必迷

惑，不能信受，而生诽谤，当堕恶道，受诸苦痛。我宁默然，入般涅槃。』尔时如来，以偈颂曰：

「『圣道甚难登，智慧果难得；
我于此难中，皆悉已能办。
我所得智慧，微妙最第一；
众生诸根钝，着乐痴所盲，
顺于生死流，不能反其源；
如斯之等类，云何而可度？』

「尔时如来，作此念已，大梵天王，见于如来圣果已成，默然而住，不转法轮，心怀忧恼，即自念言：『世尊昔于无量亿劫，为众生故，久在生死，舍国城妻子，头目髓脑，备受众苦，始于今者所愿满足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默然，而不说法？众生长夜，沉没生死，我今当往请转法轮。』作是念已，即发天宫，犹如壮士屈伸臂顷，至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绕百千匝，却住一面，胡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『世尊往昔，为众生故，久住生死；舍身头目，以用布施，备受诸苦，广修德本。始于今者，成无上道，云何默然，而不说法？众生长夜，没溺生死，堕无明暗，出期甚难。然有众生，过去世时，亲近善友，植诸德本，堪任闻法，受于圣道。唯愿世尊，为斯等故，以大悲力，转妙法轮。』释提桓因，乃至他化自在天，亦复如是，劝请如来，为诸众生，转大法轮。

「尔时世尊答大梵天王及释提桓因等言：『我亦欲为一切众生转于法轮，但所得法，微妙甚深，难解难知。诸众生等，不能信受，生诽谤心，堕于地狱。我今为此，故默然耳。』时梵天王等，乃至三请；尔时如来，至满七日，默然受之。梵天王等，知佛受请，头面礼足，各还所住。

「尔时世尊，受梵王等请已；又于七日，而以佛眼，观诸众生，上中下根，及诸烦恼，亦下中上，满二七日。尔时世尊，又复思惟：『我今当开甘露法门，谁应在先，而得闻者？阿罗逻仙人，聪慧易悟，又先发愿道成度我。』作是念时，空中有言：『阿罗逻仙人，昨夜命终。』尔时世尊，即便答彼空中声言：『我亦知其昨夜命终。』又自思惟：『迦兰仙人，利根明了，亦应先闻。』空中又言：『迦兰仙人，昨夜命终。』尔时世尊，即复答言：『我亦知其昨夜命终。』

「尔时世尊，又自思惟：『彼王师大臣所遣憍陈如等五人瞻视我者，皆悉聪明，又过去世，于我发愿应先闻法；我今宜当为此五人先开法门。』又自思惟：『古昔诸佛转法轮处，皆悉在于婆罗[木*奈]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，又此五人，所止住处，亦在于彼；我今应往至其住处，转大法轮。』思惟是已，即从座起，诣婆罗[木*奈]国。

「尔时有五百商人，二人为主，一名跋陀罗斯那，二名跋陀罗梨，行过旷野。时有天神，而语之言：『有如来。应供。正遍知。明行足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，出兴于世；最上福田，汝今宜应最前设供。』时彼商人，闻天语已，即答之曰：『善哉！如告。』又问天言：『世尊今者为在何许？』天又报言：『世尊不久当来至此。』于是如来，与无量诸天，前后导从，到多谓娑跋利村。时彼商人，既见如来威相庄严，又见诸天前后围绕，倍生欢喜；即以蜜麩，而奉上佛。尔时世尊，心自思惟：『过去诸佛，用钵多罗，而以盛食。』时四天王，知佛心念，各持一钵，来至佛所，而以奉上。于是世尊，而自念言：『我今若受一王钵者，余王必当生于恨心。』即便普受四王之钵，累置掌上，按令成一，使四际现。尔时世尊，即便祝愿：『今所布施，欲令食者，得充气力；当令施者，得色得力，得胆得喜；安快无病，终保年寿；诸善鬼神，恒随守护；饭食布施，断三毒根，将来当获三坚法报；聪明智慧，笃信佛法；在在所生，正见不昧；现世之中，父母妻子，亲戚眷属，皆悉炽盛，无诸灾怪不吉祥事；门族之中，若有命过堕恶道者，当令以今所施之福还生人天，不起邪见，增进功德；常得奉近，诸佛如来；得闻妙说，见谛得证，所愿具足。』

「尔时世尊，祝愿讫已，即便受食。食既毕竟，澡漱洗钵即授商人三归：一、归依佛；二、归依法；三、归依将来僧；授三归竟，因与之别，而便前行，威仪庠序，步若鹅王。路逢外道，名优波伽，既见如来相好庄严，诸根寂定，叹为奇特，即说偈言：

「『世间诸众生， 皆为三毒缚；
诸根又轻躁， 驰荡于外境。
而今见仁者， 诸根极寂静；
必到解脱地， 决定无有疑。
仁者所学师， 其姓字何等？』

「尔时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『我今已超出，一切众生表；
微妙深远法，我今已具知。
三毒五欲境，永断无余习；
如莲花在水，不染浊水泥。
自悟八正道，无师无等侶；
以清净智慧，降伏大力魔。
今得成正觉，堪为天人师；
身口意满足，故号为牟尼。
欲趣波罗[木*奈]，转甘露法轮；
是天人魔梵，所可不能转。』

「尔时优波伽闻此偈言，心生欢喜，叹未曾有；合掌恭敬，围绕而去，回顾瞻瞩，不见乃止。

「尔时世尊即复前行，次到阿阁婆罗水侧，日暮止宿，而便入定。当于尔时，七日风雨。时彼水中，有大龙王，名目真邻陀，见佛入定，即以其身围绕七匝。满七日已，时彼龙王，化为人形，头面礼足。而白佛言：『世尊在此七日之中，不至乃甚患风雨耶？』尔时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『诸天及世人，所欢于五欲；
比我禅定乐，不可为譬喻。』

「时彼龙王，闻佛此偈，欢喜踊跃，头面礼足，还归所止。

「尔时世尊，即复前行，往婆罗[木*奈]国，至憍陈如、摩诃那摩、跋波阿舍、婆阁、跋陀罗阁所止住处。时彼五人，遥见佛来，共相谓言：『沙门瞿昙，弃舍苦行，而还退受饭食之乐，无复道心。今既来此，我等不须起迎之也，亦勿作礼敬、问所须、为敷坐处，若欲坐者，自随其意。』作此语竟，而各默然。尔时世尊，来既至已，五人不觉，各从坐起，礼拜奉迎，互为执事；或复有为持衣钵者；或有取水供盥漱者；或复有为澡洗脚者；各违本誓，犹故称佛，以为瞿昙。尔时世尊，语憍陈如言：『汝等共约见我不起，今者何故，违先所誓，而即惊起，为我执事。』时彼五人，闻佛此语，深生惭愧，即前白言：『瞿昙行道，得无疲倦？』尔时世尊，语五人言：『汝等云何，于无上尊，而以高情，称唤姓耶？我心如空，于诸毁誉，无所分别；但汝憍慢，自招恶报。譬如有子，称父母名，于世仪中，犹尚不可，况我今是一切父母。』时彼五人，又闻此语，倍生惭愧，而白佛言：『我等愚痴，

无有慧识；不知今者已成正觉。所以者何？往见如来日食麻米苦行六年，而今还受饮食之乐；我以是故，谓不得道。』尔时世尊，语憍陈如言：『汝等莫以小智轻量我道成与不成。何以故？形在苦者，心则恼乱；身在乐者，情则乐着。是以苦乐，两非道因。譬如钻火，浇之以水，则必无有破暗之照。钻智慧火，亦复如是。有苦乐水，慧光不生，以不生故，不能灭于生死黑障。今者若能舍弃苦乐，行于中道，心则寂定，堪能修彼八正圣道，离于生老病死之患。我已随顺中道之行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』时彼五人，既闻如来如此之言，心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瞻仰尊颜，目不暂舍。

「尔时世尊，观五人根堪任受道，而语之言：『憍陈如！汝等当知，五盛阴苦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所求不得苦、失荣乐苦。憍陈如！有形、无形、无足、一足、二足、四足、多足，一切众生，无不悉有如此苦者；譬如以灰覆于火上，若遇干草，还复烧燃。如是诸苦，由我为本；若有众生，起微我想，还复更受如此之苦。贪欲瞋恚，及以愚痴，皆悉缘我根本而生。又此三毒，是诸苦因；犹如种子能生于芽，众生以是轮回三有。若灭我想及贪瞋痴，诸苦亦皆从此而断。莫不悉由彼八正道，如人以水浇于盛火。一切众生不知诸苦之根本者，皆悉轮回，在于生死。憍陈如！苦应知，习当断，灭应证，道当修。憍陈如！我以知苦，以断习，以证灭，以修道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汝今应当知苦，断习，证灭，修道。若人不知四圣谛者，当知是人不得解脱。四圣谛者，是真是实；苦实是苦，习实是习，灭实是灭，道实是道。憍陈如！汝等解未？』憍陈如言：『解已，世尊！知己，世尊！』以于四谛得解知故，故名阿若憍陈如。」

「当佛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轮时，阿若憍陈如，于诸法中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时虚空中，八万那由他诸天，亦离尘垢，得法眼净。尔时地神，见于如来，在其境界，而转法轮，心大欢喜。高声唱言：『如来于此，转妙法轮。』虚空天神，既闻此言，又生踊跃，展转唱声，乃至阿迦膩咤天，诸天闻已，欣悦无量，高声唱言：『如来今日于婆罗[木*奈]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，转大法轮。一切世间，天、人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，所不能转。』尔时大地，十八相动；天龙八部，于虚空中，作众伎乐，天鼓自鸣；烧众名香，散诸妙花，宝幢幡盖，歌呗赞叹。世界之中，自然大明。阿若憍陈如，于弟子中，以始悟故，为第一弟子。时彼摩诃那摩等四人，闻佛转法轮已，阿若憍陈如，独悟道迹，心自念言：『世尊若更为我说法，我等亦当复悟道迹。』作此念已，瞻仰尊颜，目不暂舍。」

「尔时世尊，知四人念，即便重为广说四谛。于时四人，于诸法中，亦离尘垢，得法眼净。时彼五人，见道迹已，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我等五人，已见道迹，已证道迹，我等今者欲于佛法出家修道，唯愿世尊，慈愍听许。』于时世尊，唤彼五人：『善来比丘！』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，即成沙门。尔时世尊，问彼五人：『汝等比丘，知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为是常为无常耶？为是苦为非苦耶？为是空为非空耶？为有我为无我耶？』时五比丘，闻佛说是五阴法已，漏尽意解，成阿罗汉果。即便答言：『世尊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实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』于是世间，始有六阿罗汉，佛阿罗汉，是为佛宝；四谛法轮，是为法宝；五阿罗汉，是为僧宝；如是世间三宝具足，为诸天入，第一福田。

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三

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四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

「尔时有长者子，名曰耶舍，聪明利根，极大巨富，阎浮提中，最为第一。服天冠璎珞，着无价宝履，其于中夜，与诸妓女，相娱乐已，各还寢息。忽从眠觉，见诸妓女，或有伏卧；或有仰眠；头发蓬乱，涎唾流出；乐器服玩，颠倒纵横；既见是已，生厌离心，而自念言：『我今在此灾怪之内，于不净中，妄生净想。』作是念时，以天力故，空中光明，门自然开，寻光而去，趣鹿野苑。路由恒河，高声唱言：『苦哉！怪哉！』佛言：『耶舍！汝便可来，我此今有离苦之法。』耶舍闻已，所著宝履，价直阎浮提，即便脱之，渡于恒河，往诣佛所。见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颜容挺特，威德具足，心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五体投地，顶礼佛足：『唯愿世尊，救济于我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善男子！谛听，善思念之。』如来即便随顺其根，而为说法：『耶舍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汝知之不？』是时耶舍，闻说此语，即于诸法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于是如来，重说四谛，漏尽意解，心得自在，成阿罗汉果。即答佛言：『世尊！色受想行识，实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』尔时如来，犹见耶舍，着严身具，即说偈言：

「『虽复处居家， 服宝严身具；
善摄诸情根， 厌离于五欲；

若能如此者，是为真出家。
虽身在旷野，服食于羸涩；
意犹贪五欲，是为非出家。
一切造善恶，皆从心想生，
是故真出家，皆以心为本。』

「尔时耶舍，既闻如来说此偈已，心自念言：『世尊所以说此偈者，正当以我犹着七宝，我今宜当脱如此服。』即便礼佛，而白佛言：『唯愿世尊，听我出家。』佛言：『善来比丘！』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，即成沙门。」

「尔时耶舍父，既至天晓，求觅耶舍，不知所在，心大懊恼；悲号涕泣，缘路推寻，到恒河侧，见其子履，心自思惟：『我子正当从此道去。』即寻其迹，至于佛所。尔时世尊，知其为子故来至此，若使即得见耶舍者，必生大苦，或能命终，便以神力，隐耶舍身。其父即便前到佛所，头面礼足，退坐一面。于是如来，即随其根，而为说法：『善男子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汝知之不？』时耶舍父，闻说此言，即于诸法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，而答佛言：『世尊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实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』尔时如来，既已知其见于道迹，恩爱渐薄，而问之言：『汝何因缘，而来至此？』其即答言：『我有一子，名曰耶舍，昨夜之中，忽失所在，今旦推求，见其宝履在恒河侧，追寻足迹，故来至此。』尔时世尊，摄其神力，其父即便得见耶舍，心大欢喜，语耶舍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汝为此事，真实快也，既能自度，又能度他。汝今在此，故令我来得见道迹。』即于佛前，受三自归。于是阎浮提中，唯此长者，为优婆塞，最初获得供养三宝。」

「尔时又有耶舍朋类五十长者子，闻佛出世，又闻耶舍于佛法中出家修道，各自念言：『世间今者有无上尊，长者子耶舍，聪慧辩了，才艺兼人，乃能舍其豪族，弃五欲乐，毁形守志，而为沙门。我等今者复何顾恋不出家耶？』作是念已，共诣佛所。未至之间，遥见如来，相好殊特，光明赫奕，心大欢喜，举体清凉，敬情转至。即前佛所，合掌围绕，头面礼足。诸长者子，宿殖德本，聪达易悟，如来即便随其所应，而为说法：『善男子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汝知之不？』说此语已，时诸长者子，于诸法中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，即答佛言：『世尊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实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唯愿世尊，听我出家。』佛言：『善来比丘！』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，即成沙门。尔时世尊，又为广说四谛。时五

十比丘，漏尽意解，得阿罗汉果。尔时始有五十六阿罗汉。是时如来，告诸比丘：『汝等所作已办，堪为世间作上福田，宜各游方教化，以慈悲心，度诸众生；我今亦当独往摩竭提国，王舍城中，度诸人民。』诸比丘言：『善哉！世尊！』尔时比丘，头面礼足，各持衣钵，辞别而去。

「尔时世尊，即便思惟：『我今应度何等众生，而能广利一切人天？唯有优楼频螺迦叶兄弟三人，在摩竭提国，学于仙道；国王臣民，皆悉归信，又其聪明，利根易悟；然其我慢，亦难摧伏，我今当往而度脱之。』思惟是已，即发波罗[木*奈]趣摩竭提国，日将昏暮，往优楼频螺迦叶住处。于时迦叶，忽见如来相好庄严，心大欢喜，而作是言：『年少沙门，从何所来？』佛即答言：『我从波罗[木*奈]国，当诣摩竭提国，日既晚暮，欲寄一宿。』迦叶又言：『寄宿止者，甚不相违，但诸房舍，悉弟子住；唯有石室，极为洁净，我事火具，皆在其中。此寂静处，可得相容。然有恶龙，居在其内，恐相害耳！』佛又答言：『虽有恶龙，但以见借。』迦叶又言：『其性凶暴，必当相害，非是有惜。』佛又答言：『但以见借，必无辱也。』迦叶又言：『若能住者，便住随意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』即于其夕，而入石室，结加趺坐，而入三昧。

「尔时恶龙，毒心转盛，举体烟出。世尊即入火光三昧，龙见是已，火焰冲天，焚烧石室，迦叶弟子，先见此火，而还白师：『彼年少沙门，聪明端严，今为龙火之所烧害。』迦叶惊起，见彼龙火，心怀悲伤；即勅弟子，以水浇之，水不能灭，火更炽盛，石室融尽。尔时世尊，身心不动，容颜怡然，降彼恶龙，使无复毒，授三归依，置于钵中。至天明已，迦叶师徒，俱往佛所：『年少沙门，龙火猛烈，将无为此之所伤耶？沙门借室，我昨所以不相与者，正为此耳。』佛言：『我内清净，终不为彼外灾所害，彼毒龙者，今在钵中。』即便举钵，以示迦叶。迦叶师徒，见于沙门，处火不烧，降伏恶龙，置于钵中，叹未曾有。语弟子言：『年少沙门，虽复神通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尔时世尊，语迦叶言：『我今方欲停止此处。』迦叶答言：『善哉！随意。』

「是时如来，于第二夜，坐一树下。时四天王，夜来佛所，而共听法；各放光明，照踰日月。迦叶夜起，遥见天光在如来侧，语弟子言：『年少沙门，亦事于火。』至明日晓，往诣佛所，问言：『沙门，汝事火耶？』佛言：『不也。有四天王，夜来听法，是其光耳。』于是迦叶，语弟子言：『年少沙门，有大神德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至第三夜，释提桓因，来下听法，

放大光明，如日初升。迦叶弟子，遥见天光在如来侧，而白师言：『年少沙门，定事火也。』至于明旦，往诣佛所，问沙门言：『汝定事火。』佛言：『不也。释提桓因，来下听法，是其光耳。』于时迦叶，语弟子言：『年少沙门，神德虽盛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至第四夜，大梵天王，来下听法；放大光明，如日正中。迦叶夜起，见有光明在如来侧，沙门必定事于火也。明日问佛：『汝定事火。』佛言：『不也。大梵天王，夜来听法，是其光耳。』于是迦叶，心自念言：『年少沙门，虽复神妙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

「尔时迦叶五百弟子，各事三火，于晨朝时，俱欲然火，火不肯燃；皆向迦叶，具说此事。迦叶闻已，心自思惟：『此必当是沙门所为。』即与弟子，来诣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我诸弟子，各事三火，旦欲燃之，而火不燃。』佛即答言：『汝可还去，火当自然。』迦叶便还，见火已燃，心自念言：『年少沙门，虽复神妙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诸弟子众，供养火毕，而欲灭之，不能令灭；即向迦叶，具说此事。迦叶闻已，心自思惟：『此亦当是沙门所为。』即与弟子，来至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我诸弟子，朝欲灭火，而火不灭。』佛即答言：『汝可还去，火自当灭。』迦叶便归，见火已灭，心自念言：『年少沙门，虽复神妙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

「尔时迦叶，自事三火，晨朝欲燃，火不肯然；即自思惟：『此必复是沙门所为。』即往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我朝燃火，而不肯燃。』佛即答言：『汝可还去，火自当燃。』迦叶便归，见火已燃，心自念言：『年少沙门，虽复神妙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于时迦叶，供养火毕，而欲灭之，不能令灭，心自思惟：『此必当是沙门所为。』即往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我朝燃火，今欲灭之，而不肯灭。』佛即答言：『汝可还去，火自当灭。』迦叶便归，见火已灭，心自念言：『年少沙门，虽复神妙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

◎◎

「尔时迦叶诸弟子众，晨朝破薪，斧不肯举；即向迦叶，具说此事。迦叶闻已，心自思惟：『此必复是沙门所为。』即与弟子，来至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我诸弟子，朝欲破薪，斧不肯举。』佛即答言：『汝可还去，斧自当举。』迦叶便归，见诸弟子，斧皆得举，而自念言：『年少沙门，虽复神妙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迦叶弟子，即得举斧，复不肯下，还向迦叶，具说此事。迦叶闻已，心自思惟：『此亦当是沙门所为。』即与弟子，往至佛

所，而白佛言：『我诸弟子，旦欲破薪，斧既得举，复不肯下。』佛即答言：『汝可还去，当令斧下。』迦叶既归，见诸弟子，斧皆得下，心自念言：『年少沙门，虽复神妙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

「尔时迦叶，于晨朝时，自欲破薪，斧不得举，心自思惟：『此亦当是沙门所为。』即诣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我旦破薪，斧不肯举。』佛即答言：『汝可还去，斧自当举。』迦叶既还，斧即得举，心自念言：『年少沙门，虽复神妙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迦叶斧既举已，又不肯下，心自思惟：『此亦当是沙门所为。』即诣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我斧已举，复不肯下。』佛即答言：『汝可还去，斧自当下。』迦叶即归，斧即得下，心自念言：『年少沙门，虽复神妙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

「尔时迦叶，即白佛言：『年少沙门，可止于此共修梵行，房舍衣食，我当相给。』于时世尊，默然许之。迦叶知佛许已，还其所住，即勅日日办好饮食，并施床座。至明食时，自行请佛。佛言：『汝去，我随后往。』迦叶适去，俄尔之间，世尊即便至阎浮洲，取阎浮果，满钵持来。迦叶未至，佛已先到。迦叶后来，见佛已坐，即便问言：『年少沙门，从何道来？而先至此。』佛以钵中阎浮果，以示迦叶，而语之言：『汝今识此钵中果不？』迦叶答言：『不识此果。』佛言：『从此南行，数万踰阇那，彼有一洲，其上有树，名曰阎浮；缘有此树，故言阎浮提。我此钵中，是彼果也。于一念顷，取此果来，极为香美，汝可噉之。』于是迦叶，心自思惟：『彼道去此，极为长远，而此沙门，乃能俄尔，已得往还。神通变化，殊自迅疾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迦叶即便下种种食；佛即祝愿：

「『婆罗门法中， 奉事火为最；
一切众流中， 大海为其最；
于诸星宿中， 月光为其最；
一切光明中， 日照为其最；
于诸福田中， 佛福田为最；
若欲求大果， 当供佛福田。』

「佛食已毕，还归所住，洗钵漱口，坐于树下。明日食时，复往请佛。佛言：『汝去，我随后往。』迦叶适去，俄尔之间，世尊即便至弗婆提，取庵摩罗果，满钵持来。迦叶未至，佛已先到。迦叶后来，见佛已坐，即便问言：『年少沙门，从何道来，而先至此？』佛以钵中庵摩罗果，以示迦叶，

而语之言：『汝今识此钵中果不？』迦叶答言：『不识此果。』佛言：『从此东行，数万踰阇那，到弗婆提，取此果来，名庵摩罗。极为香美，汝可食之。』迦叶闻已。心自念言：『彼道去此，极为长远，而此沙门，乃能俄尔，以得往还。覩其神力，所未曾有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迦叶即便下种种食；佛即祝愿：

「『婆罗门法中， 奉事火为最；
一切众流中， 大海为其最；
于诸星宿中， 月光为其最；
一切光明中， 日照为其最；
于诸福田中， 佛福田为最；
若欲求大果， 当供佛福田。』」

「佛食已毕，还归所止，洗钵漱口，坐于树下。明日食时，复往请佛。佛言：『汝去，我随后往。』迦叶适去，俄尔之间，世尊即便至瞿陀尼，取呵梨勒果，满钵持来。迦叶未至，佛已先到。迦叶后来，见佛已坐，即便问言：『年少沙门，从何道来，而先至此？』佛以钵中呵梨勒果，以示迦叶，而语之言：『汝今识此钵中果不？』迦叶答言：『不识此果。』佛言：『从此西行，数万踰阇那，到瞿陀尼，取此果来，名呵梨勒。极为香美，汝可食之。』迦叶闻已，心自念言：『彼道去此，极为长远，而此沙门，乃能俄尔，已得往还。覩其神通，所未曾有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迦叶即便下种种食；佛即祝愿：

「『婆罗门法中， 奉事火为最；
一切众流中， 大海为其最；
于诸星宿中， 月光为其最；
一切光明中， 日照为其最；
于诸福田中， 佛福田为最；
若欲求大果， 当供佛福田。』」

「佛食已毕，还归所止，洗钵漱口，坐于树下。明日食时，复往请佛。佛言：『汝去，我随后往。』迦叶适去，俄尔之间，世尊即便至鬻单越，取自然粳米饭，满钵持来。迦叶未至，佛已先到。迦叶后来，见佛已坐，即便问言：『年少沙门，从何道来，而先至此？』佛以钵中粳米饭，以示迦叶。而语之言：『汝今识此钵中饭不？』迦叶答言：『不识此饭。』佛言：『从此

北行，数万踰阇那，到鬱单越，取此自然粳米饭来。极为香美，汝可食之。』迦叶闻已。心自念言：『彼道去此，极为长远，而此沙门，乃能俄尔，已得往还。虽复神通难可测量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迦叶即便下种种食；佛即祝愿：

「『婆罗门法中， 奉事火为最；
一切众流中， 大海为其最；
于诸星宿中， 月光为其最；
一切光明中， 日照为其最；
于诸福田中， 佛福田为最；
若欲求大果， 当供佛福田。』」

「佛食已毕，却归所止，洗钵漱口，坐于树下。明日食时，复往请佛。佛言：『善哉！』即共俱行，既到其舍，下种种食；佛即祝愿：

「『婆罗门法中， 奉事火为最；
一切众流中， 大海为其最；
于诸星宿中， 月光为其最；
一切光明中， 日照为其最；
于诸福田中， 佛福田为最；
若欲求大果， 当供佛福田。』」

「尔时世尊，祝愿已毕，即便取食；独还树下，食竟，心念须水。释提桓因，即知佛意，如大壮士屈伸臂顷，从天来下，到于佛前，头面礼足；即便以手指地成池，其水清淨，具八功德，如来即便得而用之。澡漱既毕，为释提桓因，说种种法。释提桓因，既闻法已，欢喜踊跃；忽然不现，还归天宫。是时迦叶，于中食后，林间经行。心自念言：『年少沙门，今日受食，还归树下，我当往彼而看视之。』即诣佛所，忽见树侧有一大池，泉水澄淨，具八功德，怪而问佛：『此中云何忽有此池？』佛即答言：『旦受汝供，还归此处；食讫须水，澡漱洗钵。释提桓因，知我此意，从天上来，以手指地，而成此池。』尔时迦叶，既见池水，复闻佛言，心自思惟：『年少沙门，有大威德，乃能如此感致天瑞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」

「尔时世尊，别于他日，林间经行，见粪秽中有诸弊帛，即便拾取，欲浣濯之；心念须石，释提桓因，即知佛意，如大壮士屈伸臂顷，往香山上，取四方石，安置树间，即白佛言：『可就石上浣濯衣也。』佛复心念：『今应须

水。』释提桓因，又往香山，取大石槽，盛清净水，置方石所。释提桓因，所为事毕，忽然不现，还归天宫。

「尔时世尊，浣濯已竟，还坐树下。是时迦叶，来至佛所；忽见树间，有四方石，及大石槽。即自思惟：『此中云何有此二物？』心怀惊怪，而往问佛：『年少沙门，汝此树间，有四方石，及大石槽，从何而来？』于是世尊，即答之言：『我向经行，见地弊帛取欲浣之，心念须此；释提桓因，知我此意，即往香山，而取之来。』迦叶闻已，叹未曾有，而自念言：『年少沙门，虽有如是大威神力能感诸天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」

「尔时世尊，又于他日，入指地池，而自洗浴。洗浴讫已，心念欲出，无所攀持。池上有树，名迦罗迦，枝叶蔚映，临于池上。树神即便按此树枝，令佛攀出，还坐树下。于时迦叶，来至佛所，忽然见树曲枝垂荫，怪而问佛：『此树何故曲枝垂荫？』佛即答言：『我于向者，入池洗浴，出无所攀，树神致感，为我曲之。』于是迦叶，见树曲枝，又闻佛言，叹未曾有，而自心念：『年少沙门，乃有如此大威德力，能感树神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」

「尔时迦叶，心自念言：『明日摩竭提王，及诸臣民，婆罗门长者居士等，当来就我作七日会。年少沙门，若来在此；国王臣民，婆罗门长者居士等，见其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，必当舍我而奉事之。愿此沙门，于七日中，不来我所。』佛知其意，即便往诣北鬱单越，七日七夜，停彼不现。过七日已，集会毕讫，国王辞去。迦叶心念：『年少沙门，近于七日，不来我所。善哉！快哉！我今既有集会余馔，欲以供之，其若来者，善得时宜。』于是世尊，即知其意；从鬱单越，譬如壮士屈神臂顷，来到其前。于时迦叶，忽见如来，心大惊喜，即问佛言：『汝近七日，游行何处，而不相见？』佛即答言：『摩竭提王，及诸臣民，婆罗门长者居士，于七日中，就汝集会。汝近心念，不欲见我，是故我往北鬱单越，以避汝耳。汝今心念欲令我来，所以今者，故来诣汝。』迦叶闻佛说此言已，心惊毛竖，而作此念：『年少沙门，乃知我意，甚为奇特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」

「尔时世尊，又于他日，心自思惟：『优楼频螺迦叶，根缘渐熟，今者正是调伏其时。』思惟是已，即趣尼连禅河。既到河侧，是时魔王，来诣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世尊今者宜般涅槃，善逝今者宜般涅槃。何以故？所应度者，皆悉解脱，今者正是般涅槃时。』如是三请。世尊尔时，答魔王言：『我今未是般涅槃时。所以者何？我四部众：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未

具足故。所应度者，皆未究竟；诸外道众，悉未降伏。』尔时如来，亦复三答。魔王闻已，心怀愁恼，即还天宫。

「世尊即便入尼连禅河，以神通力，令水两开。佛所行处，步步尘起，使两面水皆悉涌起。迦叶遥见，谓佛没溺，即与弟子，乘船而来。既至河侧，见佛行处，皆悉尘起，叹其希有，而自念言：『年少沙门，虽有如此神通之力，然故不如我道真也。』是时迦叶，即问佛言：『年少沙门，欲上船不？』佛言：『甚善！』于时世尊，即以神力，贯船底入，结加趺坐。迦叶见佛从船底入，而无穿漏，叹其希有，心自念言：『年少沙门，乃有如是自在神力，然故不如我得真阿罗汉也。』佛即语言：『迦叶！汝非阿罗汉，亦复非是阿罗汉向。汝今何故起大我慢？』迦叶闻说如此语时，心怀愧惧，身毛皆竖，而自念言：『年少沙门，善知我心。』即白佛言：『如是沙门！如是大仙！善知我心；唯愿大仙，摄受于我。』佛即答言：『汝既年耆，百二十岁，又复多有弟子眷属，又为国王臣民所敬。若欲决定入我法者，先与弟子，熟共论详。』迦叶答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如大仙勅。然我内心，非不决定，为当还与弟子论耳。』作此语已，即还本处，集诸弟子，而语之言：

『年少沙门，住此以来，见其种种神通变化，极为奇特，智慧深远，性又安庠。我今便欲归依其法，汝等云何？』弟子答言：『我等所知，皆尊者恩；年少沙门，既为尊者之所归信，岂当有虚。我等亦见有诸奇异，尊者若欲必受其法，我等亦愿随从归依。』于时迦叶，闻诸弟子作是言已，即便相与俱诣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我及弟子今定归依；唯愿大仙，时摄我等。』佛言：『善来比丘！』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，即成沙门。尔时世尊，即随所应，广说四谛。于时迦叶，闻说法已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，乃至渐渐成阿罗汉。

「尔时迦叶，五百弟子，既见其师已为沙门，心生愿乐，亦欲出家，即白佛言：『我等大师，已为大仙之所摄受，今成沙门；我等亦乐随大师学，唯愿大仙，听我出家。』佛言：『善来比丘。』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，即成沙门。于是世尊，即为转于四谛法轮。时五百弟子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，成须陀洹果；渐渐修行，乃至亦得阿罗汉果。尔时迦叶，及五百弟子，以其事火种种之具，悉皆捐弃尼连禅河。师徒相与，随佛而去。

「尔时迦叶二弟，一名那提迦叶，二名伽耶迦叶，各有二百五十弟子，在尼连禅河侧，居兄下流。忽见其兄并及弟子，所事火具，悉逐流来。心大惊愕，而自念言：『我兄今者有何不祥，事火之具，今随水流，将非恶人之所害耶？』是时二弟，奔竞相就，而共议言：『我兄今者若复不为恶人所害，

诸物何缘，从水而来？苦哉！怪哉！我等宜速共至兄所。』即便相与，泝流而上，至兄住处，空寂无人。心大悲绝，不知其兄及诸弟子之所在。四向推寻，遇见旧人，而问之言：『我仙圣兄，及诸弟子不知所在。汝见之不？』旧人答言：『汝仙圣兄，与诸弟子，弃事火具，皆悉往于瞿昙之所，出家学道。』

「是时二弟，闻此语已，心大懊恼，怪未曾有。又自念言：『云何弃于阿罗汉道，而复更求他余法耶？』即便驰往至其兄所。到已见兄并及眷属，剃除须发身披袈裟，即便跪拜，而问兄言：『兄本既是大阿罗汉，聪明智慧无与等者，名闻十方，莫不宗仰。何故于今自舍此道，还从人学？此非小事。』尔时迦叶，答其弟言：『我见世尊，成就大慈大悲，有三事奇特：一者、神通变化；二者、慧心清彻，决定成就一切种智；三者、善知人根，随顺摄受。以此事故，于佛法中，出家修道。我今虽复国王臣民，所见宗敬，世论机辩，无能折者，然非永绝生死之法；唯有如来所可演说，能尽生死。即值如是大圣之尊，而不自励，师彼高胜，则是无心，亦为无眼。』二弟白言：『若如兄语，决定是成一切种智。我所知得皆是兄力，兄今既已从佛出家，我等亦愿随顺兄学。』即各语其诸弟子言：『我今欲同大兄，于佛法中，出家学道。汝意云何？』时诸弟子，即答师言：『我等所以得有知见，皆大师恩。大师若欲于佛法中而出家者，亦愿随从。』

「于是那提迦叶、伽耶迦叶，各与二百五十弟子，至于佛所，头面礼足，而白佛言：『世尊唯愿，慈哀济度我等。』佛言：『善来比丘。』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，即成沙门。时那提迦叶、伽耶迦叶，又白佛言：『我诸弟子，今皆欲于佛法出家，唯愿世尊，垂愍听许。』佛即答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』尔时世尊便呼：『善来比丘。』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，即成沙门。尔时世尊，即为那提迦叶、伽耶迦叶，及诸弟子，现大神变；又应其心，而为说法，语言：『比丘！当知世间皆为贪欲、瞋恚、愚痴猛火之所烧炙。汝等往昔奉事三火既能绝弃，除此外惑。今三毒火，尚犹在身，宜速灭之。』时诸比丘，闻佛此语，于诸法中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世尊又为广说四谛，皆悉得于阿罗汉果。

「尔时世尊，心自念言：『频毘娑罗王，往昔于我，有约誓言：「道若成者，愿先见度。」今日时至，宜应往彼满其本愿。』作此念已，即与迦叶兄弟及千比丘眷属围遶，往王舍城，诣频毘娑罗王所。尔时频毘娑罗王，昔以聚落，给优楼频螺迦叶者。既见迦叶及其弟子，悉为沙门，即还启王，说如

此事。王与诸臣，既闻此语，心大惊怪，默然无声。时外人民，闻此语已。各相谓言：『优楼频螺迦叶，智慧深远，无与等者。年又耆老，已得阿罗汉，云何反为瞿昙弟子？终无此理，乃可说言，沙门瞿昙为弟子耳。』尔时世尊，渐近王舍城，住于杖林。时优楼频螺迦叶，即便遣其常所使人，白频毘娑罗王言：『我今于佛法中，出家修道。今随从佛，来至杖林。大王宜先礼拜供养。』王闻来信说此言已，方决定知优楼频螺迦叶，为佛弟子，即勅严驾，与诸大臣，婆罗门，及人民众，往诣佛所。至杖林外，王即下舆，除却仪饰，步至佛前。

「尔时空中有天，而语王言：『如来今者在此林中，是诸天入最上福田，大王宜应恭敬供养。又应宣示国中人民，皆悉令其供养如来。』时王既闻彼天语已，心大欢喜，倍增踊跃。便进林中，遥见如来，相好庄严；又见优楼频螺迦叶，兄弟三人，并其弟子，前后围绕。如盛满月处众星中，步步踊跃，不能自胜，既至佛所，头面礼足。而白佛言：『我是月种摩竭提王，名频毘娑罗，世尊知不？』佛即答言：『善哉，大王！』于是频毘娑罗王，却坐一面。时婆罗门，及以大臣，诸人民众，皆悉就座。

「尔时世尊，既见来众皆安坐已；即以梵音，慰问频毘娑罗王言：『大王！四大常安隐不？统理民务，无乃劳耶？』王即答言：『蒙世尊恩，幸得安隐。』尔时频毘娑罗王，及余大学婆罗门长者居士，大臣人民，既见迦叶，为佛弟子，自相谓言：『呜呼！如来有大神力，智慧深远，不可思议，乃能伏于如此之人，以为弟子。』尔时复有诸余人众，心自念言：『优楼频螺迦叶，有大智慧，普为世人之所归信，云何当为沙门瞿昙，而作弟子？』心怀狐疑。

「尔时世尊，知彼心念，即语迦叶：『汝今宜应现诸神变。』于时迦叶，即升虚空，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；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；或现大身，满虚空中；或复现小；或分一身，为无量身；或现入地，还复踊出；于虚空中，行住坐卧。举众见已，叹未曾有，悉皆称言：『第一大仙。』尔时迦叶，现此变已，即从空下，到于佛前，头面礼足，而白佛言：『世尊实是天人之师，我今实是尊之弟子。』如是三说。佛即答言：『如是，如是！迦叶！汝于我法见何等利，弃舍火具，而出家耶？』于是迦叶，以偈答言：

「『我于昔日中， 所事火功德，
得生天人中， 受于五欲乐。』

恒如是轮转，	没于生死海；
我见此过患，	所以弃舍之。
又复事火福，	得生天人中；
增长贪恚痴，	是故我远离。
又复事火福，	为求将来生，
既已有生故，	必有老病死；
已见如此事，	是故弃火法。
施会修苦行，	及以事火福，
虽得生梵天，	此非究竟处；
以是因缘故，	所以弃事火。
我见如来法，	离生老病死，
究竟解脱处，	是故今出家。
如来真解脱，	为诸天人师，
以是因缘故，	归依大圣尊。
如来大慈悲，	现种种方便，
及诸神通力，	而以引导我；
云何而复应，	奉事于火法？』

「尔时频毘娑罗王，及诸大众，闻优楼频螺迦叶说此偈言，心大欢喜，于如来所，深生敬信，决定得知如来必成于一切种智，审知迦叶是佛弟子。尔时诸天，于虚空中，雨众天花，作妙伎乐，异口同音唱言：『善哉！优楼频螺迦叶，快说此偈。』尔时世尊，知诸大众心意决定无复狐疑，又观其根皆已成熟即为说法：『大王当知！此五阴身以识为本。因于识故，而生意根。以意根故，而生于色。而此色法，生灭不住。大王！若能如是观者，则能于身，善知无常。如此观身，不取身相，则能离我及于我所。若能观色，离我我所，即知色生便是苦生。若知色灭便是苦灭。若人能作如此观者，是名为解。若人不能作斯观者，是名为缚。法本无我及以我所。以倒想故，横计有我及以我所，无有实法。若能断此倒惑想者，则是解脱。』」

「尔时频毘娑罗王，心自思惟：『若谓众生言有我者，而名为缚。一切众生，皆悉无我。既无有我，谁受果报？』尔时世尊，知彼心念，即语之言：『一切众生，所为善恶，及受果报，皆非我造，亦非我受。而今现有造作善恶受果报者，大王谛听，当为王说。大王！但以情尘识合，于境生染，累想滋繁。以是缘故，驰流生死，备受苦报。若于境无染，息其累想，则得解脱。以情尘识三事因缘，共起善恶，及受果报，更无别我。譬如钻火，因手

转燧，得有火生。然彼火性，不从手生及以燧出，亦复不离手及燧钻。彼情尘识，亦复如是。』

「时频毘娑罗王，又自思惟：『若以情尘识和合故，而有善恶受果报者，便为常合，不应离绝；若不常合，是则为断。』尔时世尊，知王心念，即便答言：『此情尘识，不常不断。何以故？合故不断，离故不常。譬如缘于地水因彼种子，而生芽叶。种子既谢，不得名常。生芽叶故，不得名断。离于断常故名中道。三事因缘，亦复如是。』尔时频毘娑罗王，闻此法已，心开意解；于诸法中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八万那由他婆罗门大臣人民，亦于诸法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九十六万那由他诸天，又于诸法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

「时频毘娑罗王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合掌白佛：『快哉！世尊！能舍转轮圣王之位，出家学道，成一切种智。我昔愚痴，欲留世尊临治小国，今覩慈颜，又闻正法，方怀惭愧，追悔昔过。唯愿世尊，以大慈悲，受我忏悔。我于昔日，白世尊言：「若得道时，愿先度我。」今日始蒙宿愿成遂。荷世尊恩，得履道迹。我从今日，供养世尊及比丘僧，当令四事不使有乏。唯愿世尊，住于竹园，令摩竭提国，长夜获安。』佛即答言：『善哉！大王！乃能舍于三不坚法，求三坚报；当令王愿得满足也。』时频毘娑罗王，知佛受请住竹园已，顶礼佛足，辞退而去。

「王还城已，即勅诸臣，令于竹园，起诸堂舍。种种庄饰，极令严丽，悬缯幡盖，散花烧香。悉皆办已，即便严驾，往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而白佛言：『竹园僧伽蓝，修理已毕；唯愿世尊，与比丘僧，哀愍我故，往往彼也。』尔时世尊，与诸比丘及无量诸天，前后围绕，入王舍城。当于如来蹈门阃时，城中乐器，不鼓自鸣；门狭更广，门下更高；一切丘墟，皆悉平坦；臭秽尘垢，自然香净；聋者得听，哑者能言；盲者得视，狂者得正；拘癘疾病，普皆除愈；枯木发花，腐草荣秀；涸池增澜，香风清靡；凤雀孔雀，鳧雁鸳鸯，异类众鸟，缤纷翔集，出和雅音；有如是等，种种祥瑞。既入城已，与频毘娑罗王，俱往竹园。尔时诸天，满虚空中；时王即便手执宝瓶，盛以香水，于如来前，而作是言：『我今以此竹园奉上如来及比丘僧，唯愿哀愍为我纳受。』作此言已即便舍水。尔时世尊，默然受之，说偈祝愿：

「『若人能布施， 断除于慳贪；
 若人能忍辱， 永离于瞋恚；

若人能造善， 则远于愚痴；
能具此三行， 速至般涅槃。
若有贫穷人， 无财可布施；
见他修施时， 而生随喜心；
随喜之福报， 与施等无异。』

「尔时婆罗门大臣，及余人民，见王奉施如来僧伽蓝，皆悉踊跃，生随喜心。尔时频毘娑罗王，施僧伽蓝已，心大欢喜，头面礼足，退还所住。阎浮提中，诸王见佛，频毘娑罗王，最为其首。诸僧伽蓝，竹园僧伽蓝，最为其始。」

「尔时世尊与诸比丘，住竹园僧伽蓝；于时王舍城中，有二婆罗门，聪明利根，有大智慧；于诸书论，无不通达，辩才论议，莫能摧伏。一姓拘栗，名优波室沙，母名舍利故，举世唤为舍利弗。二姓目捷连，名目捷罗夜那。各有一百弟子，普为国人之所宗仰。二人互共以为亲友，极相爱重，咸共誓言：『若先得闻诸妙法者，要相开悟，无得恹惜。』」

「尔时阿舍婆耆比丘，着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善摄诸根，威仪庠序；路人见者，皆生恭敬。时舍利弗，忽于路次，逢见阿舍婆耆，善摄诸根，威仪庠序。彼舍利弗，善根既熟，见阿舍婆耆，心大欢喜，踊跃遍身，停步瞻视，不能暂舍。即便问言：『我意观汝，似新出家，而能如此，摄诸情根。欲有所问，唯愿见答。汝今大师，其名何等？有所教诫，演说何法？』时阿舍婆耆，即便安庠，而答之言：『我之大师，得一切种智，是甘蔗种天人之师，相好智慧，及神通力，无与等者。我既年幼，学道日浅，岂能宣说如来妙法。然以所知，当为汝说。』即说偈言：

「『一切诸法本， 因缘生无主；
若能解此者， 则得真实道。』」

「时舍利弗，闻阿舍婆耆说此偈已，即于诸法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见道迹已，心大踊跃，身诸情根，皆悉悦豫，而自念言：『一切众生，悉着于我，所以轮回，在于生死。若除我想，即于我所，亦皆得离。譬如日光，能破于闇，无我之想，亦复如是，悉能破于我见闇障。我从昔来，所可修学，皆为邪见。唯今所得，是正真道。』作此念已，礼阿舍婆耆足，还归所止。时阿舍婆耆，至前乞食，讫还竹园。时舍利弗，还至住处。」

「时目捷罗夜那，善根已熟，见舍利弗，诸根寂定，威仪庠序，颜容怡悦，异于常日。即便问言：『我今观汝，诸根颜貌，与常有异，必当已得甘露妙法。我昔与汝共结誓言，若闻妙法，要相启悟。汝有所得，愿为我说。』时舍利弗，即便答言：『我今实已得甘露法。』目捷罗夜那闻已，欢喜无量，叹言：『善哉！时为我说。』舍利弗言：『我今出行逢一比丘，执持衣钵，入村乞食，诸根寂静，威仪庠序。我既见已，深生恭敬，既到其所，而问之言：「我意观汝，似新出家，而能如此，摄诸情根。欲有所问，唯愿见答。汝今大师，其名何等？有所教诫，演说何法？」时阿舍婆耆，即便安庠，而见答言：「我之大师，得一切种智，是甘蔗种天人之师。相好智慧，及神通力，无与等者。我既年幼，学道日浅，岂能宣说如来妙法。然以所知，当为汝说。」即说偈言：

「『一切诸法本， 因缘生无主；
若能解此者， 即得真实道。』」

「尔时目捷罗夜那，闻舍利弗说此语已，即于诸法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尔时舍利弗，与目捷罗夜那，各于佛法，得甘露已，共相谓言：『我等已于佛法，各得利益，今者宜应共往佛所，求索出家。』作此语已，各唤弟子，而语之言：『我等今者已于佛法，得甘露味，唯有此法，是出世道。我今欲往求佛出家。汝等云何？』诸弟子等，答其师言：『我等今者有所知见，皆大师力。师若出家，我悉随从。』于是二人，即将二百弟子，往诣竹园。既入门已，遥见如来，相好庄严，诸比丘众，前后围绕，心大欢喜，踊跃遍身。

「尔时世尊，见舍利弗，及目捷罗夜那，与诸弟子，相随来已，告诸比丘：『汝等当知，今此二人，将诸弟子，来至我所，欲求出家。一名舍利弗，一名目捷罗夜那；当于我法中，为上弟子。舍利弗者，于智慧中，最为第一。目捷罗夜那者，于神通中，复为无上。』至佛所已，头面礼足，而白佛言：『我于佛法，已得道迹，乐欲出家，愿时听许。』尔时世尊，即便唤言：『善来比丘。』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，即成沙门。时彼二百弟子，既见其师成沙门已，俱白佛言：『我等亦欲随师出家，唯愿世尊，垂愍听许。』于是世尊，即复唤言：『善来比丘。』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，即成沙门。尔时世尊，为舍利弗及目捷罗夜那，广说四谛，二人即得阿罗汉果。又复为彼二百弟子，广说四谛，即于诸法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，乃至亦成阿罗汉果。尔

时世尊，即与一千二百五十比丘，皆大阿罗汉，于摩竭提国，广利众生。诸比丘中多有人名目干罗夜那世尊故，名此目捷罗夜那，为大目捷罗夜那。

「尔时偷罗厥叉国，有一婆罗门，名曰迦叶，有三十二相，聪明智慧，诵四毘陀经，一切书论，无不通达，极大巨富，善能布施。其妇端正，举国无双。二人自然无有欲想，乃至亦不同宿一室。久于往昔，种善根故，不乐在家受五欲乐。日夜思惟，厌离世间，精勤求访出家之法。如是推寻不能得已，即舍家事，入于山林，心念口言：『诸佛如来，出家修道，我今亦当随佛出家。』即便脱去金缕织成珍宝之衣，价直百千两金，而着坏色纳衣，自剃须发。尔时诸天，于虚空中，既见迦叶自出家已。而语之言：『善男子！甘蔗种族，白净王子，其名萨婆悉达，出家学道，成一切种智，举世号为释迦牟尼佛。今者与千二百五十阿罗汉，在王舍城竹园中住。』

「尔时迦叶，闻天语已，欢喜踊跃，身毛皆竖，即便往趣竹园僧伽蓝。尔时世尊，知其当来，而自思惟：『观其善根，宜往度之。』作此念已，即行逆之到子兜婆，而逢迦叶。时彼迦叶，既见相好威仪特尊，即便合掌，而作此言：『世尊实是一切种智，实是慈悲，济众生者；实是一切所归依处。』即便五体投地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『世尊今者是我大师；我是弟子。』如是三说。佛即答言：『如是迦叶，我是汝师；汝是我弟子。』佛又语言：『迦叶当知，若人实非一切种智，而欲受汝为弟子者，头则破裂，以为七分。』又复告言：『善哉迦叶！快哉迦叶！当知五受阴身是大苦聚。』于时迦叶，闻此言已，即便见谛，乃至得于阿罗汉果。尔时世尊，即与迦叶，俱还竹园。以此迦叶，有大威德，智慧聪明，是故名之为大迦叶。」

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普光如来，出兴世时，善慧仙人，岂异人乎？即我身是。缘路所遇五百外道，所共论议，及随喜者，今此会中优楼频螺迦叶兄弟，及其眷属千比丘是。时卖花女者，今耶输陀罗是。善慧仙人，发布地时，傍有二人，扫佛前地，及二百人，随喜助者，今此会中，舍利弗、大目捷罗夜那，并二百弟子比丘是。虚空诸天，见善慧仙人，以发布地，悉皆随喜，而赞叹者，我初得道鹿野苑中，始转法轮，八万天子，及频毘婆罗王，所将眷属、八万那由他人，及九十六万那由他天是。汝等当知，过去种因，经无量劫，终不磨灭。我于往昔，精勤修习一切善业，及发大愿，心不退转故，于今者而得成就一切种智。汝等宜应勤修道行，无得懈怠。」

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顶戴，作礼而退。

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四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89 过去现在因果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27 (Big5), 完成日期: 2009/05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(CBETA) 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, 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, 北美某大德提供, 范振业大德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, 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